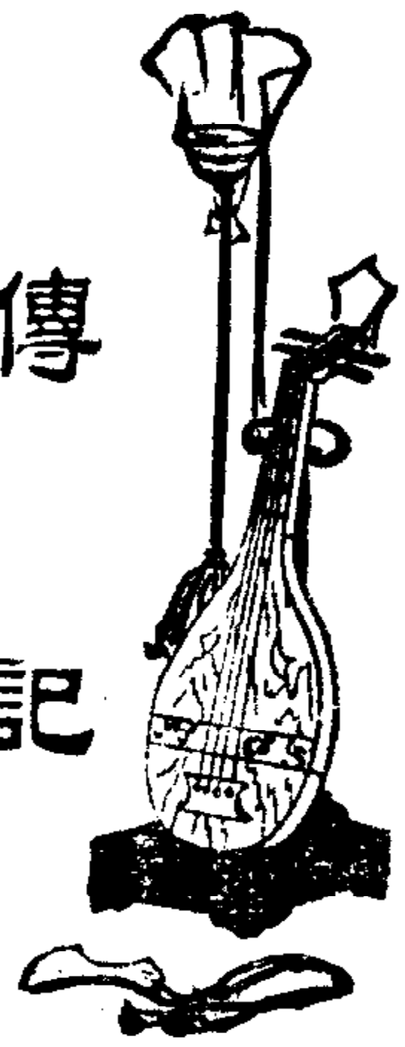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



傳記

中國之新民

叙論

游英國、會之下議院。見其堂之中央。有巍巍然一絕大之畫像。氣宇嚴整。精神峭健。隆準而深赤。左目上點一黑子。髮髮鬖鬖垂背際者。誰乎。則克林威爾其人也。克林威爾生十七世紀革命之健兒。英國王室之大敵。親鞫暴君查理士第一而誅之者也。何人。彼十臨議院時。日對此前代跋扈將軍之遺像。猶將出入必式。竭誠盡敬。以吾東方人之臆測之。其殆不可思議乎哉。其殆不可思議乎哉。顧克林威爾果有何魔力。而使全英人民。聲香之歌舞之崇拜之若此。吾儕每讀史。每讀政治學書。輒有一國焉。使吾敬慕之情突浮現於腦際者。誰乎。必英

論著門

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爲民政之祖國。其立憲政治爲世界之模範。故吾儕每繙地圖。讀地志。必有一國焉。使吾羨妒之情。勃鬱而不能自制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之國旗。橫絕大地。舉日所出入。無不有此大帝國之痕跡。故吾以此兩種感情。故吾每一讀史。一讀政治學書。一讀地圖地誌。而輒有聯想而及之一巨人。突兀於吾前。其人爲誰。則克林威爾也。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立憲政治。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帝國主義。克林威爾者。實英國羣雄之雄。而盎格魯撒遜民族獨一無二之代表也。

國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蘇國詩人卡黎爾之言也。卡黎爾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於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於其前。爲之解其靴紐。質而言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壇耳。治亂興廢者。壇前燔祭之烟耳。」嘻。殆非過言。殆非過言。徵諸古今東西之歷史。凡一國家一時代一社會之汚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爲斷。惟以其國民之知崇拜英雄與否爲斷。吾於法國大革命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驚天動地之大事業。卒以恐怖政治武人政治爲終局。龍其頭而蝎其尾也。吾於

夜。塗之。而。可大儕。其勁。吾數之。蘇。格蘭之清教徒。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殘。踏卒。被敵人征服。於。勞勞泯亂之間也。然則吾將皇焉求英雄。夢英雄。吾以環游地球之目。旅行於。十七世紀之文學之雄也。其人奇。若士比亞。吾遇。但丁。吾遇。彌兒頓。詩歌之雄也。其人深遠。吾遇。索士比亞。吾遇。波爾。吾遇。路德。吾遇。諾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剛烈。吾遇。約翰遜。吾遇。盧梭。吾遇。本土。政治之雄。戰陣之雄。

傳記

也。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殘。踏卒。被敵人征服。於。勞勞泯亂之間也。然則吾將皇焉求英雄。夢英雄。吾以環游地球之目。旅行於。十七世紀之文學之雄也。其人奇。若士比亞。吾遇。但丁。吾遇。彌兒頓。詩歌之雄也。其人深遠。吾遇。索士比亞。吾遇。波爾。吾遇。路德。吾遇。諾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剛烈。吾遇。約翰遜。吾遇。盧梭。吾遇。本土。政治之雄。戰陣之雄。

夜。塗之。而。可大儕。其勁。吾數之。蘇。格蘭之清教徒。而見無英雄之時代。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殘。踏卒。被敵人征服。於。勞勞泯亂之間。也。然則吾將皇焉求英雄。夢英雄。吾以環游地球之目。旅行於。十七世紀之文學之雄也。其人奇。若士比亞。吾遇。但丁。吾遇。彌兒頓。詩歌之雄也。其人深遠。吾遇。索士比亞。吾遇。波爾。吾遇。路德。吾遇。諾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剛烈。吾遇。約翰遜。吾遇。盧梭。吾遇。本土。政治之雄。戰陣之雄。

傳記

論著門

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華盛頓吾拜林肯吾拜格蘭斯頓拜其爲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維廉額們吾拜噶蘇士吾拜瑪志尼拜其爲失敗之英雄也雖然吾不拜拿破侖不拜俾士麥不拜加富爾何也其表可拜而其裏之可拜與否非吾所敢言也若克林威爾之歷史則披腸瀝臟以捧現於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體投地拜之

雖然此吾儕之感情耳若夫二百年來鄉愿之史家其所上克林威爾之徽號則曰亂臣曰賊子曰奸物曰兇漢曰迷信者曰發狂者曰猛獰之專制者曰陰險之僞善者茸茸焉集矢其如莽也顧吾謂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所以爲代表英人種之英雄所以爲卓絕萬古之英雄則正以其能使百千萬鄉愿之史家目彼爲亂臣爲賊子爲奸物爲兇漢爲迷信者爲發狂者爲專制者爲僞善者之故彼行其所信而不惜現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之身以自汚彼之現此身也則磊磊落落不復自掩飾以求使人諒其非亂臣非賊子非奸物非兇漢非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嗚呼東西古今之英雄其名而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發狂專制僞善其實者何限而彼等顧不肯尸此徽號而獨以讓諸克林威爾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者

在此。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聖賢者亦在此。

語曰。蓋棺論定。吾見天下有棺已朽而論猶未定者。若克林威爾是其例也。彼其人物之眞價值。歷二百年。直至今日。始漸爲其本國人民之所認識。近數十年來。非笑之聲。殆爲謳歌之聲所掩盡矣。而彼後進國之評論家。猶或拾百年以前之牙慧。相隨以爲吠影吠聲之語。若是者於克林威爾則何損焉。克林威爾嘗使畫工爲圖其形。畫工見其左目上黑子不適於美觀也。爲闕去之。彼縮視乃呵畫工曰。『畫我當畫似我者。』蓋其生平不欲一豪有所掩飾不欲以一豪虛假之相以與天下相見也。夫克林威爾一生之言論行事豈不歷歷在人耳目耶。彼鄉愿之史家與我輩皆得同讀之同見之。若者爲大醇。若者爲大疵。章章明甚也。公等之所以詬病克林威爾。者不過徒見其左目上之黑子而已。使克林威爾而欲微譬於公等則亦何難。聽畫師之去其黑子而自示美姿容也。而彼顧不爾。然則克林威爾豈求公等之諱之又豈求我之讚之。吾願我身化爲恒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辯護克林威爾何加焉。吾又願公等之身化爲恒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

論著門

一舌中發一一音以咒罵克林威爾雖然於克林威爾又何損焉

一舌一天下事有所私利於已而爲之者雖善亦惡何也彼蓋以行善爲一手段也無所私利於已而爲之者雖惡亦善何也凡爲一事必有一目的目的非在私己必其在公也惡者亦善而善者更何論焉故夫克林威爾非可學者也苟其學之則拿破侖學其一體而爲殘酷羅拔士比學其一體而爲狂暴梅特涅學其一體而爲專制彼克林威爾一生之歷史苟移以植諸他人未有不爲天下僇者也而克林威爾又惟知有我不知有人何以故彼自信此國非我不能救故抑克林威爾又惟知有我不知有人何以故彼自信此國非我不能救故國不知有我故

惟不知有我也故不知有利害惟不知有人也故不知有毀譽韓昌黎曰一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舉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一志行薄弱而能任天下大事者吾未之聞若克林威爾則一家非之一國非之舉世非之萬世非之其視之蚊蟲也舍吾身而有利於國則吾名譽性焉可也裂吾名而有利於國則吾名譽

牲。馬可也。天下古今豪傑之自信力未有若克林威爾之偉大焉者也。

史家每以拿破侖比克林威爾顧拿破侖何敢望克林威爾彼其揚國威相若也。政治之能力相若也。戰爭之才略相若也。雖然。英國之專制政體由克林威爾發難以推倒之。法國革命非拿破侖所自始也。其不逮者一也。拿破侖以將官始。以帝王終。克林威爾無憑藉而興。其不逮者二也。拿破侖以帝王終。克林威爾以平民始。以平民終。（雖爲大統領猶之平民也）其不逮者三也。拿破侖耀武不戢。卒爲俘囚。克林威爾決非拿破侖所能望也。拿破侖功成國威無損。其不逮者四也。拿破侖死後。法國雖由帝政復爲王政而國日以弱。其不逮者五也。故吾以爲克林威爾死後。英國雖由民政復爲民政而國既有道之士也。

吾生平最好言王學。雖然。吾讀傳習錄。白偏讀明儒學案。千偏不如讀克林威爾傳一偏。吾生平最惡言宗教。迷信雖然。吾讀克林威爾傳。吾欲禮拜吾欲祈禱。吾欲歌讚詩乎。請讀本傳。

第一章　克林威爾之家世及其幼時

論著門

噫嘻。地理之影響於人物。豈不鉅哉。豈不鉅哉。熱天爍地之亞剌比亞。實生摩訶末。玄冰凍雪之北日耳曼。實生路德。凡開拓千古推倒一世之偉人。其所產之地。形勢往往有異於尋常者。而偉人之性行。亦恒與之相應。若雄健堅忍陰鬱沈摯之克林威爾。亦其例也。英倫之北一都會。沿大烏士河之岸。東連沼澤蘆狄掩地。西北川原雜遝。一望無際。蕭條寂寞。雖在盛夏。猶若凜烈。金風一扇。肅殺氣滿。白草黃日。四顧凄涼。天下之秋。疑悉集此。雖號都會。而其民樸而僿。質而無僞。田野之歌。聞於廛市。嘻此即英人所常紀念之恒殑頓市。而絕世英雄克林威爾之故鄉也。

克林威爾 Cromwell 名阿利華。Oliver 生於千五百九十九年四月廿五日。實富彼光華糺縵之額里查白女皇中興政治之末運。專制君權。已成强弩。人心厭倦。海內騷然之秋也。後此與彼爲大敵之頑固柔脆紈袴公子查理士第一亦生於其翌年十七世紀開幕之風雲。如是如是。

克林威爾。英國之名門也。其先世効忠王室。代有名臣。父名羅巴。叔父哈們。皆爲王黨。占士第一常行幸其家。說者謂查理士與克林威爾。少年時嘗共游戲云。父爲國會議

員。十爲州內保安委員。有正直之譽。母名額里查白。富家子。年十八。與羅巴結婚。舉子女
爲多云。年十七。始入中學。是爲初離鄉關入社會之首歲。其年、絕世文豪、索士比亞沒。
史家謂克林威爾之性行。受諸母者實爲代表兩極端者云。十八歲。卒業。入大學。深好拉丁文。且以數學名。後此數歲之
史克林威爾少年之歷史也。欲知其人物之所以養成。宜觀其
時代。

（未完）

英人常自誇於天下曰。『我之民權。自然發生之民權也。』嘻、此言信耶。以云非自然。也。則民族進化之定例。何一非由野蠻之自由以進。入於野蠻之專制。由野蠻之專制。以進入於文明之自由。雖謂凡今世有民權之國。其發達皆由自然可也。以云自然也。則所謂民權者。何國非經百數十年之呻之囈之哭以達之。擲百千萬人之汗之淚之血以易之。而英國其亦安能免此也。吾請語克林威爾以前之英國史，

當千五百八十八年。西班牙艦隊之蔽海入寇。氣吞三島也。以額理查白女皇之威靈，一舉而殲滅之。赫赫國旗。輝映於凱歌聲裏。英國國民恨不得自頂至踵捧而呈之於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

（續第二十五號）

中國之新民

第二章　克林威爾之時代

「焦陀」Feudors 王朝之脚下。其時制度文物。悉大發達。黃金時代之頌聲偏於國中。國會虛設。若贅疣焉。英之有額里查白其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中國之有乾隆也。其時君權達於極點。而國民政治能力殆消滅已盡。雖然、平陂往復。人事之常。舉制之氣燄。既極盛。人民厭倦呻吟愁懣之聲。徧伏於草莽。而所謂達官貴族者。益復酣嬉墮落。道德思想。掃地及其末年。而反動力遂漸起。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遠因。

使額理查白而能長在王位也。彼以其女性之才略。陰柔之手段。猶可以操縱國會。籠絡輿情。以講挽救之策。乃未幾而女王即世。「士跳活」Stuart 家最初之二王。闇愚無識。以奔走呼號者所在皆是。民間之所謂「非政府黨」者已聾然組織成一輩。即位。其時新舊兩教之衝突。日劇日烈。彼忠勇純潔之清教徒。揭櫫權自由正義。回復之旗幟。以奔走呼號者所在皆是。民間之所謂「非政府黨」者已聾然組織成一輩。實之團體。權力日以益張。國會亦常爲激烈之抗議。正如爆藥滿地。待線乃迸。使占士不悟。怙其積威。反以君權大授。神聖不可侵犯。之謬論。宣諸議會。國

民無論貴賤苟有抗此主義者即坐以大不敬之罪於是民情憤怨洶洶相告語曰『國王謀叛』『國王大逆不道』破壞之機徧國中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中因

其時國會下議院之代議士分兩派曰政府黨曰非政府黨非政府黨復分爲二一爲各地自由民所選舉之有力紳商一爲高材碩學之士由各地方團體選出者國會與政府之衝自前王時已開其端所謂「國會特權」問題經幾度議會猶未能決王之辱詈鞭撻國會也不遺餘力國會之彈劾近侍攻擊權貴也亦不遺餘力競爭之極卒乃逮捕清教徒之領袖數人下獄瘐死遂至有所謂火藥隱謀之事件起

自千六百六年至七年凡開國會者六月因英蘇聯合問題與王反對千六百九年二月復極論王之專制全院一致提出議案直鳴王抑壓言論自由陰謀不軌之罪千六百十一年國會又被解散

千六百十年之國會所謂無爲國會也占士王以民間橫議之故捕議員四名下獄輿論益激昂自此次國會解散以後不復召集者七年及三十年戰爭起以財政困難之故復召集國會時正千六百二十年克林威爾甫弱冠旦夕牧羊於故鄉大澤中養翎

厲鍔以觀天下之變。

此次國會之成立。初以平和穩重爲主義。及老名士遏活曲振臂一呼。倡議舉委員以調查弊政。委員奉命盡瘁。察得王占士罪惡多端。於是下議院明目張胆。以糾擿王之失政。取二百年來久廢不用之彈劾法而復用之。案英國議院有彈劾法專以糾王之近臣也自千四百四十九年以來久不用舉國會悉爲非政府黨所占領。凡政府提出之法案。不論是非利害。無不否決者。政府與國會既儼然爲宣戰之勢。全國人民戰慄危懼。朝不保夕。自由墮地。蠻勇橫行。嗚呼。至此而不生英雄。則英國其陸沈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近因。

由此觀之。英國人之自由權。豈天故厚之而使雍容和平得以自致者耶。彼當其二百餘年前憔悴呻吟於虐政者。與法國革命前何以異。與十九世紀上半大陸各國何以異。與中國數千年歷史之怪影。又何以異。顧彼獨得翹然享自由祖國之名譽。而莫與京者。彼其人人知天賦權利爲神聖不可犯。苟有犯者。雖雷霆霹靂。盤旋頂上。而必悍然毅然抗之。而不疑也。豈惟一克林威爾。而克林威爾不過全英人種中最高之代表人云爾。

學。如。處子乃能出如脫兎也。故讀克林威爾傳者於其十餘年之沈默生涯不可以不察。

第三章　克林威爾之修養

學伊尹者當學其耕莘時代。學諸葛者當學其臥廬時代。何也。英雄必有所養。惟能守。恒也。如。威爾時蕭蕭一村落耳。寒雲沈鬱。平野如瞑。濁河混流。天低欲壓。克林威爾爲屋環以牧畜場。數畝而已。夕與羣兒牧羊爲業。每當黃昏將夕。萬象慘淡。輒欷歔感慨。印鑄一陰沈之社會現象於其腦中。瞭然彼最純潔之清教徒也。其胸襟磊磊。其風格棱棱。嫉惡若仇。慕義如渴。堅苦刻厲。克己力行。彼以宗教嚴肅之觀念。自鑄其人格。因以鑄一國。鑄天下。彼實近代之摩西。而西方之靈子也。彼養其大雄大無畏之力。行其所信。苟有反所信者必竭全力以與之相搏。其治己也如是。故其待人也如是。

其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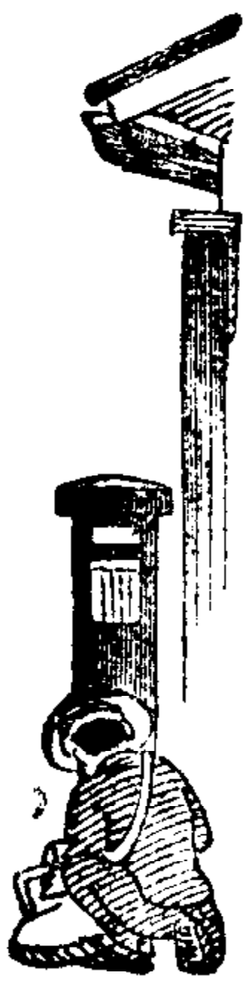
非以血洗血則不能改造社會而發揚世界之大精神而欲改造社會必先自改造。

論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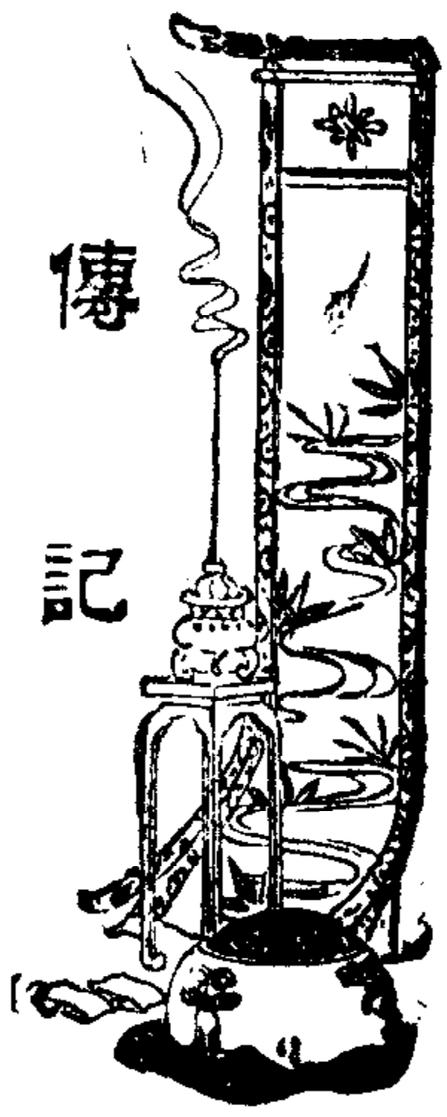
我躬始

克林威爾抱此主義。故先以自造而因以造成三千鐵騎之子弟。而因以造成全英之國民。而因以造成十八世紀以後之世界大勢。推其原動力所自發實由彼三十年來之沈默始。克林威爾之所以爲克林威爾者如是

二十三歲之八月。與巨商某之女額理查白結婚。家庭之間。藹然如春云。每來、復日、集、市民於教會堂爲說今世社會之屬敗危險。面告之以安心立命之法。數以犧牲身命爲上帝爲國民盡力。每當克林威爾之演說或祈禱。座衆罔不感動。若有電力刺激其腦中。往往有感泣者云。其他日相率披堅執銳縱橫無敵於天下者。皆此最樸儉最謹嚴之市民而於此時受克林威爾所鑄者也。如是者六年。



（未完）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續第二十六號）

中國之新民

第四章　查里士與國會之初衝突

偽改。革。者。革命。之。媒。也。求。諸。萬國。往。史。不乏。成。例。而查里士第一。其最著明之龜鑑也。

初查里士即位。即與國會屢衝突。其最後之國會。實惟千六百二十三年。議員激昂。里士之父占士第一。與國會既屢衝突。其近臣赫京罕。乃陰援下議院。主張與西班牙開戰。且煽動議員。使以納賄案彈劾戶部尚書蔑德錫氏。蔑氏者。實主張英西同盟。策畫理士。故有憾於蔑氏。特假公義以復私仇。國民不察。謂儲君之右我也。輿情驩虞。後此卒還入蔑以覆其宗。占士知之矣。謂查里士曰。吾兒。爾行見、腹查理、士。故有憾於蔑氏。特假公義以復私。仇國民不察。謂儲君之右我也。輿情驩虞。澤。也。查。且。昂。里。士。革。者。命。之。媒。也。求。諸。萬。國。往。史。不乏。成。例。而查里士第一。其最著明之龜鑑也。

初查里士即位。即與國會屢衝突。其最後之國會。實惟千六百二十三年。議員激昂。里士之父占士第一。與國會既屢衝突。其近臣赫京罕。乃陰援下議院。主張與西班牙開戰。且煽動議員。使以納賄案彈劾戶部尚書蔑德錫氏。蔑氏者。實主張英西同盟。策畫理士。故有憾於蔑氏。特假公義以復私。仇國民不察。謂儲君之右我也。輿情驩虞。澤。腹

卒如其言。（附注）英國議會彈劾大臣之案。久廢不用。前次議會。雖用之以劾倍根。然其權利猶未確定也。自查里士慫恿國民行之。後乃以爲成例矣。

翌年。占士崩。查里士嗣立。國民瞀於前議會之同情也。則大憙。奔走相告語曰。天賜我賢王。天賜我賢王。於其加冕之典。舉國中歌者舞者醉者躍者張綵者獻花者。闐衢溢巷。懽聲動天地。雖與王室爲世仇之清教徒。亦瀝誠獻頌以表歡心。謂積旬之陰霧。今殆一掃也。恫哉。天未厭亂。失望與希望爲緣。而其程度相爲比例。舉國顒顒惟新王之初政具瞻。豈意其第一著。乃以特權與舊教徒。又不經議會協贊。而私與世仇之法國結婚。（英例國王結婚。必先經議院許諾。其限制君權。可謂至矣。實則外交政策所關。有不得不爾者。非無理之干涉也。）國民覩其專恣情狀。舉如冷水澆背。憬然於我王之將賣我也。怨憤之情。乃十倍疇昔。一千六百二十五年。開第一次國會。君民之間。始杌隉矣。

以納稅義務易參政權利。此泰西各國爭民權之不二法門也。而其成例之最顯著者。莫如英之查里士時代。查里士藉口於西班牙國交之將破裂也。乃召集國會。求國用供給之增加。（即增稅）顧其豫算表既不發布。其新稅之用途。疑莫能明。國民知所可持以要挾者。惟茲一事也。乃毅然靳之。其所謂噸稅斤稅者。只許供給一年。其他稅則非俟弊

政。惡。復、擅、貸、軍艦於法政府。爲其撲滅新教之後援。及八月。再開會。衆怒益不可遏。議員腓立布聲曰。「負其責者不可以不任其咎。公爵赫京罕案提出上奏。王大怒。遽命閉會。是爲查里士之一次解散國會。於是悉置他事。惟以彈劾赫京罕王之重臣也。今日之罪。惟赫氏實尸之。王欲洩民氣於域外。乃爲卡的島之遠征。未幾敗歸。復以國費問題不得不再集國會。英例。凡有職於行政部者不得復占席於立法部（政府大臣例外也）王乃利用此例。舉民黨中有力者。遏活曲西摩、腓立布、溫得倭士、及其他二人。强授以官。使不得立於議場。雖然。衆之勢不緣茲而殺。老名士伊里阿德崛起爲平民黨首領。反對滋益烈。伊氏本屬和派。非王之敵而王之友也。徒以王之信用。全已墜地。乃自樹敵而壞其長城。開會之始。前議會且嘗爲赫京罕辯護者也。使查里士於改革之業。有一線可期。則伊氏聲疾呼曰。「國亡在旦夕而曉曉奚爲。今之計。速設調查弊政會。弊政不惡。

傳記　四

則吾民之血汗雖銖黍不得以畀獨夫也」全院一致。贊成恐後。乃設三大委員。一曰調查宗教施政。二曰調查民間疾苦。三曰調查弊政來源及其救濟之法調查之結果。乃更決認赫京罕爲罪惡之府。（實則謂王也。王不可指名。乃蔽罪赫氏。抗世子法於伯禽之意也。）於是下議院以正式復提出彈劾赫京罕案謂茲案不決則金錢案不得置議以此意要求於王英例。行政裁判權在上議院。王與赫京罕。初希冀上院之否決此彈劾案也。既而知院之不爲已援也。（其理由亦頗繁。今避贅不引。）運全力以阻止彼案之提出。終不克。遂以五月八日。提案於法廷。議員的奇士先極論責任大臣之原理。錫爾丁次說赫京罕政府海軍失政之情形。格蘭威里極言政府待東印度公司之苛虐。與貸軍艦於法國之非宜。哈拔復論赫氏以一身兼數職之叢脞誤國。其餘激昂怒罵。四座閧然。不可嚮邇。赫氏乃夷然盛服華飾。坐於大臣席。微笑以睥睨議場。一議員憤然指之以語於衆曰。「諸君諦看彼何人斯。彼何爲者」萬喙齊和。萬掌如雷。最後伊里阿德及的奇士。更昌言先王占士之崩逝。疑莫能明。聞諸道路。謂遭毒弑。而直接或間接行茲逆謀者。則赫京罕其人也。此語一出。如暗電刺激。全院俱默。赫氏面無復人色。王大怒。直命逮伊的二氏下諸

獄。下議院以二氏不在。則諸務不能執行。强迫於王。王不得已。免之。而彈劾案日益進。不數日。得旨閉會。是爲查里士第二次解散國會實千六百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也

第五章　查里士與國會之再衝突及克林威爾之初爲議員

查里士之屢解散國會。苟以避困狀於一時。此無異飲鴆以療渴病也。何也。解散之後。不再集則已。苟再集則其得選者。必强半仍爲前會之人物。而以倍蓰之敵愾心對於政府未有不癒接而癒厲者也。故後此格拉蘭頓氏著英國革命史。謂查里士之失策。在一度解散之後。而不至自戕而不止也。蓋自查里士每經一度解散之後。其尤知言哉。知言哉。抑查里士每經一度此其所以不至自戕而不止也。蓋自查里士二次解散而英國國民參政權全被褫者二十一月而强此二十一月中實查里士

之案暫置之。而先以剝奪臣民權利之一問題問罪於政府開會之日。朝士方提出要求案。溫得侯士遽起抗言曰。『公等何更不憚煩以商榷於吾儕小人。爲公等實行盜賊主義將及兩年一國之脂膏掠奪罄矣吾儕小人其奈公等今且凍餓委溝壑所餘更何長物之與有予取予携公等自爲之何勞更嘵嘵相慰爲也必不獲已者政府其先償吾儕前此之所失吾儕乃徐應政府後此之所求』自是爭鬨之聲忽沸騰全院。競起以鳴政府之不法。其條件不下百數十。而爭論殆逾浹旬。卒乃提出弊政匡救案。上奏於王。一曰。政府視成文法若無物不經國會協贊而擅徵租稅二曰。政府違反法律妄逮捕無罪者三曰。政府不問人民之願否而擅屯兵隊於民宅四曰。政府非有內憂外患而妄行軍政於國中凡此諸端皆對於神聖之國民而犯大不敬之條者也自今以往以國王之誓勿復蹈之此即所謂有名之「權利請願」The Petitions of Right

此權利請願之既奉稟。國會私謂王之殆將悔禍。而有以慰民望也。嘵嘵以待好音。翌日詔下。而所要求者全被拒絕。於是國會失望落胆之狀。不可思議。三百餘名之鬚眉、

丈夫。潸潸咽暗淚。作兒女子態。議院寂然無聲者殆半時。最後排立布乃悄然起立曰。『吾輩。吾輩。聲疾於此。○○○

命停會。停會與解散異。停會延期。而解散再選也。

此停會期中。種種大事件。相繼發生。(第一)則赫京乘罕衆怒之最高潮忽被刺殺自茲以往王與民之間障壁全撤國民知種種虐政全出於王之一身非關執政者之煬竈其間也(第二)民黨中溫德倭士及其他有力之三人爲王所賣投於王黨倒戈以爲民敵也於是王於權利請願中所禁絕諸弊政。繼續不衰。明年一六二九年正月二十日。停會期盡。再開會。而新問題之起者逾夥。

此際王室與國會之衝突。無日無之。而停會亦復經兩次。今避繁不復徧述。惟記其最後之一事。即永世紀念之國會笑柄。所謂拘留議長事件者是也。查里士之第三次命停會也。議長芬儲傳旨於院中。一議員突起立曰。『國會非王之國會。王停我不停也。』於是「不停」「不停」之聲。和之者起於四座。向例，凡議長去席。則不得復議事。芬儲既傳王命。旋去其席。伊里阿德方欲起言。以是中止。何圖有何禮士威連頓兩議員者。突起摟芬儲。一扼其腕。一揕其胸。舁而置之於其席。樞密顧問官之王黨數輩。起而救之。遂相搏於議院。兩議員以格鬥故。無力以守芬儲。芬儲覘隙。狼狽思遁。羣議員圍之。復

致之其座。議院之外戶遽閉。伊里阿德始起立。求演說之許可於議長。議長以王命拒絕之。他議員有繼請者亦然。於是大紛擾起。全院騷然。曰議長黨於王。當科以極刑。執行即在今日。芬儲垂淚曰。「余甯好爲是。余之職權不得不爾。抑余更爲諸君一言。余懼英國國會。以今日强迫余之故。而遂亡滅也。」最後以錫爾丁之提議。謂議長放棄責任。舉伊里阿德爲臨時代理議長。且使朗讀其動議案之原文。

事機銜接。間不容髮。伊里阿德方就議長席。王已遣憲兵麕集巴力門門外。見其嚴剝啄殊厲。伊里阿德以嘈嘈急雨之聲。誦議案始畢。贊成贊成一語。錯落起四座。國以自身之決議停延。即此刹那間。憲兵破戶入。遽以王命命解散。而別逮伊里阿德爾丁等六人下詔獄。伊氏遂瘐死。其餘皆在獄中以迄千六百四十年。是爲查里十三次解散國會

此次之國會。彼巨人克林威爾者。始出於恒兢頓之沼澤。以其野愿之道貌。出現於巴力門。其初次演說。實爲宗教問題。蓋克林威爾始終舉其身以獻於上帝者也。故於內政外交軍事上懷抱雖多。以爲末節不屑厝意。而獨探本於宗教。彼之初演說。則二十

八年之二月二十一日也。其演說之筆記。至今猶寶存於倫敦博物館中。蓋極幼稚粗野云。然幼稚粗野之中。自有一片沈毅誠懇之氣。使聞者生感。一議員指克林威爾有舅哈布丁曰。彼何人者。哈布丁曰。吾甥也。君子曰。克林威爾有舅哈布丁有甥也。（未完）

（丁之事蹟詳次章）

第三次國會既解。克林威爾亦歸故里。以牧其羊。自玆以往。英國無國會者四十一年。於是克林威爾乃不得不起。

（附言）所據諸家克氏傳於此三次國會記載皆甚簡略今雜采諸史補述之自知失於枝蔓但非此無以見國會勢力之漸進吾國人得他史參考益不易故甯詳毋畧也讀者亮之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續第五十四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六章　無國會時代之克林威爾

彼時之英國。爲無國會之時代者十有一年。此十一年中。則歐洲最有名的「三十年之役」其戰爭正酣正劇之時代也。查里士解散國會在一六二九年。至一六四〇年始開。三十年戰爭。則起一六一八年。訖一六四八年。全歐大陸，如糜如沸。靡有甯日。其時之英國則何如。其時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則何如。英國荼然其疲呻吟於專制軛下蓄千萬人之積憤而末由一洩何以故以英國爲國會萬能之國無國會則一事不能爲故無國會則一事不能爲此英國之常諺也克林威爾穆然其靜率其子弟族黨日日祈禱演說於上帝之堂何以故克林威爾爲宗教獻身非爲政治獻身故

吾有一識想維持信仰之力者全體之政治革命皆以宗教革命爲其原動力盡人所同知矣以國別論則造意大利最著者莫如造英國之克林威爾吾於是竊疑無宗教迷信而其革命乃吾觀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其主倡者皆懷抱此思想並宗教之一旗幟而何以其堅忍不拔也如是猶得曰彼固方成而旋蹶也乃吾觀於日本維新之業成就也

克林威爾既去國會坦然若平時千六百三十年任本縣之保安委員。職也。遇王室慶典。不肯出賀。罰金十磅。遂去位。乃賣其恒殖頓之田園。移居於聖埃布。聖埃布者。臨威士大河。最宜牧畜。至今猶以獸市聞者也。克林威爾者。牧人也。日夕居此地。與老妻幼子同追逐牛羊羣。攫長鐮以刈豐草荷箬笠以憩甘木。自播自耨。自穫。自栽果實。自藝園蔬。自剪羊毛。自腋牛乳。無冬無夏。無風無雨。日日勤動。靡有時息。夕則集家族鄰里鄉黨於豆棚瓜架下。唱讚美歌。讀舊約。最喜言摩西提以色列族人排萬難冒萬險出埃及向迦南徘徊沙漠忍飢耐寒奮戰勇鬥盡摧魔敵之事。日必一次。蓋十年千日未嘗間云。其簡單也若彼。舉國中無或知有克林威爾而克林威爾亦殆若與其國相忘也。久矣。其間惟盡力於慈善事業惻老憐貧所居百里內。蓋仰克氏夫婦如慈父母云。此固亦鄉黨自好者所優爲也。卡黎爾狀之曰。『以彼古香古色之貌加以十一年之襏襫櫛沐益凜然。其蒼黝然。其黧儼然。一舊約書中之人。』再不。獲見克林威爾吾瞑目彷彿之躍然如將遇之。此十一年間表面上之克林威爾。其聲希味淡也若此。而後此躍天裂地之克林威爾。

又何以稱焉諡思之諡思之彼千六百四十年以後縱橫大陸之三千鐵騎孰綱維是乃更製造其家族鄰里鄉黨使悉爲舊約中之產兒也彼不徙自爲舊約中之人物彼其所製造之人非必有軍事上之經驗而獨有軍事上之品性之精神而此品性此精神又非必專爲軍事上之預備而養成之也亦曰使之學爲人而已學爲上之學問非必有軍事上之經驗而獨有軍事上之品性之精神而此品性此精神已而其結果之震盪天下也遂若彼何以故以威爾乃爲英國牧其鐵騎十一年之牧牛郎則其爲天下人牧之資格所由成立也

於其時也有歷史上所謂空前絕後之一大抗議起焉則船稅問題是也千六百三十五年以查里士之勅命課船稅舉國莫敢爭時則克林威爾之舅曰哈布丁當課十二先令約今中國銀四兩

毅然曰船稅非古也背成法之賦稅一鉄不能異也抗不納政府乃訟之於法廷凡三年之久哈氏蓋費三千餘磅之訟費經兩博士六日之辯護而卒不得直終畀其十二先令於獨夫自是哈氏之名動天下以吾東方人之眼觀之以三千磅易十二先令天下之大愚莫過是也而豈知此區區者實權利思想之最好模範而

盎格魯撒遜民族特性所由表著也哈布丁訟雖不直然抗議之影響全國所至風起水湧攘臂張目馴至哈氏以外無一納船稅之人船稅以外無一納他種非法之稅於是十一年來胶即國家之查里士乃不得不降心以再集其所厭惡之國會是即國會軍之起點而克林威爾事業之最近因也

（附言）『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一格言實各國民求自由之最要關鍵也蓋專制政府雖極狠毒無租稅則一事不能辦故民得以持其急以有所易也以租稅挾制政府之思想吾中國人有之乎曰有之矣有之而何以不能有所易曰我不納租稅而政府可以強迫使納彼則不能此其所以爲異也抑吾之不受強迫者且有焉其對之法奈何小則罷市而大則揭竿中央政府也未揭竿以前可以強迫使納彼則不能此其所以爲異也抑吾之不受強迫者且有焉其對之法奈何小則罷市而大則揭竿中央政府也未揭竿以前則

其。改。之。則雖。爲。無。血。之。革。命。焉。可。也。

第七章　短期國會與長期國會

蘇格蘭清教徒。憔悴於信仰專制下者既久。及船稅抗議之影響所濫。遂起暴動。謀離英爲獨立國。王師鎭之。敗績三四。而司農仰屋。無復銖金。嗚呼。十年塵滿之巴力門。乃始拂拭見天日。雖然。以十餘載之滄桑。民黨形勢。迥異疇昔。前國會最有力之名士伊里阿德者。既瘐死倫敦塔中。作鬼雄於地下。溫德倭士。則翻雲覆雨。一躍而入君側。助天爲虐。爲民黨勍敵。於是哈布丁以黨魁之資格立於議院而克林威爾以哈氏之吹噓。被選於金布列市大學選舉區也爲議員。此次國會開於千六百四十年四月。其態度初極沈著穩重。惟於提議供給政費之先。照例要求宗教上政治上之改革。使查理士而稍知讓步者。則積釁可妖霧。一旦掃之。非難也。豎子不悟。猶用其自殺之慣技。於五月五日遽命解散。是爲查理士第四次解散國會盖開會僅二十三日云。史家字之曰短期國會。

會解散則解散矣。舍國會外而政府更有籌款之道乎。無有也。咄哉。豎。查理士。於解散。

後六閱月終不得不醜顏以開第五次國會而此國會者即後此亘十三年之久以無上之威力支配全英者也史家字之曰長期國會

長期國會之選舉克林威爾再爲金布列區之代表人十年前之名士週殘既盡獨一約翰謙謨戴盈顯白髮就議長席而哈布丁、維安、法格蘭、荷爾梭士埒、諸君子輔之而克林威爾亦非復十年前村樸之態常以大海潮音震盪議塲今茲國會之言論非討議而裁判宣告也壯哉國會

克林威爾非辯才家也非議院首領之人格也雖然其一種嚴肅之氣益於面使人目眴而不能正視其一聲兩聲之獅子吼如電流激刺六百議員之耳常能使本黨增氣丈氣餒使敵黨瞠噤於不自制時則倫敦萬五千市民提出請廢國教一案梭士埒提出每年例開國會一案皆克林威爾首贊之而有名之十一月廿二日大抗議微克林威爾無以底其成大抗議者何國會軍是已自此以往而全英國乃爲克林威爾獨占之舞臺

（未完）

傳記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三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中國之新民

發端

新民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眞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懥。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眞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眞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喁。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予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新民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

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三傑之三傑者其他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略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體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人人勉爲三傑之一體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

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琶西涉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軛於回族。三軛於西巴尼亞。四軛於法蘭西。五軛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刼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

寧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纍纍荒殿寂寂之裏。泱泱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

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胆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菩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族者惟有撒的尼亞 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闇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茶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在羣兒稠人歡笑雜遝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嘻。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掩淚歡塲。悲歌牖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迥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

人。面目深黧。鬚髯如戟。顆長七尺。風采棱棱。飆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擁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衰。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頹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嘗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

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紈袴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爲惡戲。既而欲爲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

擺爲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歯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理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倡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加波拿里黨。(Carbonari)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祕密革命之盟耗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囹圄。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即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即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以

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潛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茶然倦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支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置微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與國移兵勦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爲偵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遜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眞。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蹐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謚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寧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巵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巵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

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鑒。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爲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

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爲國民」For people「由國民」By people之兩大義而來者也。◎按西哲言政治者有三名言最簡而最精曰Of people曰For people曰By people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爲人民而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施虐政於民施善政於民皆不過To people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文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誠束手無術矣附注於此以質將來。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爲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爲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甯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爲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畫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瑩於氷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

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

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爲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爲之拍案三歎。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擯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略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强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强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日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羞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略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更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意大

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力。幾爲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已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未完）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續第九號）

中國之新民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氣盛。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爲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怏怏不樂。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當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髀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蠭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爲『彼哥索加（拿破侖產地也）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

能以一呼披靡天下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民市民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梃以撻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一豪異其撰彼以爲「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坡侖不免爲聖氣連拿（拿破侖遷死之地也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爲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雖然此道也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即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爲濟吾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侖巴的

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

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既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謫若不自戢待遜此機毋甯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惜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行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嘻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

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眞農也彼蓋搏虎搏兎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於黎里延及鄰近諸地自農事之改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案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汲汲以身任之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上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厲之遂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隸瘁未嘗暫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爲

之厭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甯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uizo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飫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歆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雌黃焉無所躐進焉矻矻焉更研英文治英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其胸中早

有所自主而定識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耐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二豪則何如。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夭市。自創一報館。即以其黨名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贍之學識。縱橫透闢之文詞。灑熱血於筆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航行於君士但丁奴不。（土耳其國都）舟中與一仙士門派（仙士門者法國一哲學家倡大同共產主義醫與其徒實行之）之法國人相覿。慷慨扼腕。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一棒一喝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夭以謀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波的亦語人曰。『吾見瑪志尼。其愉快有視哥侖波新覓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自是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撒的尼亞王）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定策。欲乘大祭之夜起事。倒撒的尼亞政府。逐其王而絕與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走。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襪褲。俾易服宵遁。間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訣慈親。再思行遜。忽爲法國緹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菁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己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孳孳圖再舉。志不少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加里波的、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七歲。加里波的、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概。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驅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士。自茲以往。殆如囚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鉏麑。屏居於斗室暗澹之中。一燈凄涼之下。日夜懷慨淋漓。伸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炎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散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嘻、瑪志尼雖壯快眞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其深謀緻慮洞察情僞。乘兎起鶻落。黠精夫神秘隱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

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祕密結社者奉爲枕中鴻祕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爲瑞士政府所容坎軻流浪僅得託足於從來不逐「國事犯」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年以後定居焉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而沓來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丐得一報館賣文爲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其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荼如錦之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

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已之所抱負其賣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見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遁於南亞美利加。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爲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

一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鄰。非是則無以爲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閑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攬鏡酹積於胸子裏。一觸即發。非有所爲而爲之。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無端而生。田里阿。格、闌、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尙氣之加將軍。既同病以相憐。復見華髮。據鞍髀因。蹉跎歲月。何以爲情。

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爲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艦中士官。展輪急遁。船如斷梗。漂流海上。地埋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菲阿侖竟齎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惟濺一滴淚於圖中桑得菲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伽港。就療養焉。彼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土地。不甘如菲阿侖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爲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奪之。加將軍留嘉爾伽港者六月。醫療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伽者。敵地也。自顧此身已等囚虜。且船被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眇躬亦旦夕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遁。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諜忽至。卒被擒捕。盛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爲階下囚於嘉爾伽長官之前。嚴鞫拷掠。背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點鐘。氣息垂絕。四肢氷冷。而始終不屈。時以濺血之眼。一睨堂皇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之罪。投之犴狴。閱兩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侖。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瀕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歷觀古今

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一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爲兒戲也

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以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躑躅忽遇一佳人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以機緣遂爲伉儷即絕世之女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蘭共和國遂不可爲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于門德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顧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爲一亾命孤客之情狀也日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答曰『僕與共和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將以談心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惟

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胤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羣鶯撩亂。蓋至是而加將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故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侖烏加將軍部下已有阿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爲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圍鐵馬之中。爲意大利國民一大然之陸軍學校。於是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未完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續第十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的瑪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之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爲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爲謬見。孰爲遠謨。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即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

非眞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殆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氣。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往爲革命之媒。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

二

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爲政治上秘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挪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瞷時機之將熟也乃蹶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王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爲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毆友助以餧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爲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王莫屬也雖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毋寧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

背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騖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爲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鹽。選出爲議員。是即皮阿士布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爲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覩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頤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顫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顧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胆不屈之人也。然其所志實在於是。君

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噫矣。眼跳矣。燈花矣。烏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堤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日轟斃。路易拿破侖。被舉爲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蠭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燄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府第付咸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爲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孑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入甕繩還自繩。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

衝陳吳之鋒者。爲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爲昔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頒憲法以救眉睫。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爲國民軍

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爲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日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自遜絕域。以解奧軍之怒。顧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即後此意大利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鵑血以誰聞。沈沈鼎湖。攀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齎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一頓挫。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乎。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後。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爲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

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薩。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富皮阿士宣誓之時。已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已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敎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起。忽雌伏蜎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首領埒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埒志倘遇刺卒。皮阿士怖怛。不知所爲。乃子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

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夭士之時。皆翩翩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并。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洒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爲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爲法蘭西今新改爲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即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戢。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爲不道。逐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乃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砲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九。卒

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擊。爲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刃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的入議場。鮮血淋漓。胃鎧全赤。既折既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顱。惟以乞降免難爲獨一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襲敵。卻之於第二戰鬥線以外。驀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旛。已懸於桑安啓維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尼知事不可爲。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蜷伏於腐敗教會所諂諛之敵軍之膝下。毋寧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且演說於軍前曰。

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地。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接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

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突入奧陳。啜數百年公敵之血。衎衎其醉猗。

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十健兒。肅肅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艤船以向我國。僕必爲足下効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日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爲。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贊畫。當羅馬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

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刼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澹。事與心違。初被追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蓐、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爲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廬、待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娩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開。猶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爲國珍重』而長暝。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涕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坏土。自此以往。爲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爲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

名、爲、農、夫。隱於卡、普、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續第十四號）

中國之新民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屬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

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

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妊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號稱自然發生者然非長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棄久矣。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己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己不欲言。亦不可不望

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國其憲法無非擁護君主權利也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謂我爲多事罵我爲輕躁如斯而已夫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也故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喃喃嚅嚅以復其位。政策惡倣奧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既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既而拔劍、睨、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既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

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已布憲法見第六節王毅然曰。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土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峙我茭橿。蜂蠆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亞尼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勞拔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維棱爲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爲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爲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爲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主張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出入口稅之政策　是彼游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之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其利時等國結通商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年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尚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軛爲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三）著不得不汲汲於擴

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最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富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益睜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爲今日一飛沖天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鬬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即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尙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

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罰。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蠭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强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神驥出櫪鷙鷹脫韝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蕞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當游歷各國時即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睨之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與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況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強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國最愛自由之國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侖第一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

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藴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賛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擧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即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剌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即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蘇墓所在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侵打盧後四十年、三月也。無戰爭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亞米之大戰。實二千八百五十四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當頭一棒於强奧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耳其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鴳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講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耶。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耳其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鴳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講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耶。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但丁奴不京土之陷落。而達邏尼土、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寧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恒敬之。自輕者人恒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會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汚名。正在今日矣。

嘻、豪傑。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兎。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蟄伏。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憾。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

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慫恿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眞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又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甯。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又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爲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加富爾外交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崙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

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崙有成言。於是拿破崙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爲熱誠不屈之人物。爲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議長爲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士忌）曰、願爲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叙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

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强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顱血肉。塡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爲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擣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乎。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爲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蟊賊也。

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胆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瞠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爲加富

爾之摯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贊嘆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蕞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嘆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未完）

十四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續第十五號）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盛名忽蠶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砲百門。以爲防衛撒奧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砲臺之用。加富爾既昌言奧大利爲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既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是皆未可恃也。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則問曰。吾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皇極詭秘。而不可恃也。故以爲與其親法。毋寧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遣巴黎會議之全權公使曰。吾國與奧之開戰。殆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爲奧人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必居一於是。若侯其圖之。格侯領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衅隙。其倭打

盧助布法計西響名死。黎。旁。今復上

盧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窒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爲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旦助意而與奧爲仇。於已無絲毫之利。而於奧賈莫大之怨。英人不爲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郤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計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爲也。先是瑪志尼者。曾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役見第八節有戰功。其後遁於英國。當美領事桑達士基在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事。而紮皆不成。奎是復編敢死隊八十人。謀鉏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與聞其事。然以爲無益。不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挈其后。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聲震天地。侍從十八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阿西尼被縛。鞫之。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既而在獄中上書拿皇曰。卿非曾爲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微時冒入燒炭黨何變節之速也。卿猶不。

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欲爲我所爲者不知幾許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意於往而加富爾於此而益嘆大易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之語之不吾欺也

一以撒王英瑪努亞之女某嫁於法帝拿破侖之從弟某。割沙波。割尼士。固非撒的尼亞所欲。雖然。其地本犬牙錯於法境。居於此者多屬法民。以茲蕞爾者比諸倫巴的俾尼西兩大地。其得失非可同日而論。至建一王國而屬諸教皇。其爲後患。固屬不小。教皇常依法國以自重。此實法人自植其勢力之險謀也。果爾。則奧去而法來。前虎拒而後狼進。以加富爾之智。寧不知之。雖然。彼以爲吾既乘戰勝之威。併倫巴的俾尼西。則土地人口。皆已三倍於今日。泱泱大國之基已立。然後徐挑釁於中央。中央之民。其不甘服法軛。重明矣。加富爾既有成算。定步步爲營。得寸進尺之計。於是遂徇法請。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的之會合）

布郎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富爾英瑪努亞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亞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爲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爲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爲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睨奧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怠。

雖。居。支。哀。眉。加。功。有。廣。闇。而。彼。待
夢。內。之。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乘。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
中。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乘。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
之。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毋。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
奧。大。利。亦。不。問。而。知。其。故。矣。加。富。爾。當。此。孤。注。一。擲。之。時。屬。精。殫。慮。不。遑。啓
加。富。爾。當。此。孤。注。一。擲。之。時。屬。精。殫。慮。不。遑。啓
眉。哀。支。居。雖。
加。里。波。的。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幸。見。加。富。爾。知。挫。奧。之
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共。事。加。里。波。的。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
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熟。乃。欣。然。諾。之。蹶。起。於。卡。普。列。拉。之。山。澤。著
袖。墨。漬。之。赤。外。套。戴。緣。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
者。駭。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
來。其。納。之。便。』至。是。而。意。太。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并。讀。史。至。此。不。禁。爲。
數。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
的。爲。軍。嗣。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

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侖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的之事而不使拿破侖知。恐失拿破侖也。又隱其割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里波的也。嗚呼。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侖當賀年之際。接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於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嘗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曰。

頸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在。同時撒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

我邦。雖乎。我邦乎。以壤地褊小之我邦。儼然列歐洲會議博。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爲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戲。我協我力。我正我權。尙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天上帝之休命。

國會之歡迎此勅語。則何如。當時有目擊之者。紀其實曰。『王每發一語。輒間以國王陛下萬歲！之聲至。疾痛呼籲之一句。雷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著然其慷慨激昂之

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蹴席騰躍。全身幾爲熱情歡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胆俱奪。尼布士大使。面色忽蒼忽白。高聲喝。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的國王！」曰約以國予吾儕的國王！」感動讚歎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既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奧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默。前此既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爲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撒廷。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奧勢力於意境。而使撒的尼亞鞏其實權之微意也。雖然。法奧豈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撒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帝拿破侖。亦非利撒國之得志也。又聞加里波的之在撒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覆之。炯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脅嚇拿王。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

蕢。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己。請以布郎比里之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侖之意乃決。奧人聞拿破侖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撒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使其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應。戰端遂開。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諾河。即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逕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誓父墓。下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瀕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而加里波的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爲游擊隊。以五月九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菲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增之。雖然。加里波

的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奧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來吞聲飲淚。停辛佇苦。晝想夜夢之事業。一旦湧現于眼前。英雄快心。孰有過此者耶。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故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躓且進。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之。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況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爲吾之所以挫奧者。苟如是。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撒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繒繳之所能施。於是乃微行入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撒王。賣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郎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奧人割倫巴的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也。　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聯邦也。　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

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軛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嘆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齎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畫諾。不甯惟是。且更市恩而索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不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睨柱。頭與璧其將碎。原軫唾廷。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汚辱嫚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苟爾者。臣惟有披髮入山。不復能爲我王效馳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用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爲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是不足以爲加富爾咎也。彼其於開戰以前。積憂積患。積思積慮。積智積謀。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物。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窘厄最甚之盤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睨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之應付如鬼如蜮之列邦。而又揣摩大

勢攫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以沈着愼重溫和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愼重溫和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擁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寢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撒的尼亞人相語曰「吾儕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而其名皆名加富爾」嗚呼其堅忍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況於憂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力之萬不可恃雖熱誠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鷙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爲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楯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見因循姑息非亂

世宰相才也。受事之後。即命撤散義勇兵。（義勇兵愛國人民報效而來加里波的所統也）加里波的不可。乃自下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儕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他無所知焉。吾惟知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即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同斯懷抱乎。吾敢信捲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鑠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

未幾撒王命往佛羅靈。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的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拉達志內閣之軍務大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防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撒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此數月爲甚矣。加里波的乃長歎曰。『己矣乎。吾其復爲卡菩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撒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獵鎗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

將之。軍既去。全意大利嘆息苦悶之聲。偏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菩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

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炭之熱心。迫自鄙人之與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攜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日信吾以是自慰諸君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家之大事。或且目諸君爲輕躁爲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續。吾儕固非欲侵略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儕以此決心立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榮莫大焉。使彼公敵者知吾邨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鎗砲與犧立心。遺子孫。俾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臥也。

（未完）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續第十六號）

中國之新民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燒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爲千八百六十年。時瑞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之血。既已絞盡矣。業垂成。爲奸雄所破。命所賣。名相名。相繼辭職。意大利之[illegible]暗。[illegible]而極。雖然。積[illegible]年[illegible]敗。千志士之腦之血。固斷非無結果。[illegible]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既已如壁上[illegible]龍[illegible]爪[illegible]。其[illegible]晴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再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郎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illegible]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illegible]。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郎卡約。使中意大利之[illegible]。皆復其[illegible]。其在奧國。[illegible]法[illegible]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眞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治。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蹈千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惴惴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含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

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踐前諾割沙波尼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撒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菲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慫恿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并於撒國彼時爲撒國者何以得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蔑棄肥拉甫郎卡之條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厲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侖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爲奈何我直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乎』拿破侖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奧既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既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盍徵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爲衡任之天運不亦可乎』拿破侖曰諾於是爲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侖愕然而意大利萬歲

！萬歲！！萬歲！！！之聲遂震天地。

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一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尚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那亞。加里波的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爲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的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詈之爲犬。詈之爲狐。詈之爲卑劣之奴。詈之爲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人。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刹那間。忽復其沈着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質之我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爲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案此指去年辭職之事也）亦不減於加將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若將軍必不解而不我恕者。然吾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雖然。加里波的盛怒之

下。終不可霽。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爲加里波的、計、達、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illegible]、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胆。請將軍解終顧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治舉第一大將軍。[illegible]於其所尊所愛國[illegible]意[illegible]萬[illegible]戮力[illegible]圖將來。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續第十七號）

中國之新民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衆怒而博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虐政。雖萬方同慨。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證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邦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爲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也。

是時尼布士王衆王昔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即屬於波旁王統而依奧法兩強以爲臭

援者也。初歐洲中世之末。自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即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爲其最率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即其市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爲外族傀儡所壓抑。在全歐中爲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亟思一雪也亦宜。至是意奧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爲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遽定。事爲尼布士政府所詗知。勢將破裂。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爲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蔑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二傑。乞其來援。實千八百六十年春也。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塡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爲外國人。』深不滿於加富爾。（著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波的在國會痛罵加富爾及撒王出爲調解之事實在千八百六十一年南北意大利全統一之後前誤據他書錄入彼處今合更正）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二

實各手、禁彼中。不是。嗚加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旦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歌斯哭勒鈞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彼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縷。」

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共甘苦之「千人隊」。發志挪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撤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功未就而先陷撒的尼亞於荊棘也。其後又義不可不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乃以兎起鶻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

時之、加富爾何爲者。其許之耶。利鄰邦之叛亂。煽黨民爲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其縱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柴立其中央。若爲不聞加里波的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躡加里波的之後以行。名爲追之壓之。實則爲其後援也。瀕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

於加里波的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爲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的之既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愍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詈以海賊。詈以狂人。嫚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的之地位。爲外交干涉之所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活之政略。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的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是既熟之又熟。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鎩。後后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懾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第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困獸猶鬥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挫之。不數日。而加里波的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爲南意大利全部之主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兩旬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鑠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

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撟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嘻、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患加里波的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牽一髮而全身動。以爲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相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爲兩國之攝政官。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百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加里波的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爲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苟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

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眞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詘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屢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撫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也又聞瑪志尼在軍中也日嘗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以狂人加富爾一流人物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馬數十年畫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撫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也又聞瑪志尼在軍中也日嘗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

迷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退轉難也遂聽其所爲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畫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撫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也又聞瑪志尼在軍中也日嘗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

也即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詘南以伸北之志

屬精圖治兵强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日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雖論不能

彼等恐撤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等權攝政事便宜行事苟非至

馬數十年畫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撫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也又聞瑪志尼在軍中也日嘗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

的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日嘗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

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

能自量力直進擊羅馬苟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區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

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

威不久練之師爲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

强國久練之師爲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

形也。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爭此一髮加富爾畢生專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酣歌起舞拍案浮白而不知腦髓暗心血兢兢沈沈慄慄之狀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重鎮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的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的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責言。謂其將則故撤將也。其兵則皆撤民也。其必爲撤的尼亞政府所暗使。百口莫能辨也。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政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崙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爲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崙欣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

於是撒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菲達羅。大敗之。

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八人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撤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圖加將軍已整飾隊伍而南下。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頷之。急罷兵秣馬以行。幸也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軍交鋒。王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嘆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

諸君乎。諸君乎。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爲告別之宣言曰。

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壓。而臨幸於斯土故。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以「協同」之花。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競爭。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荼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萬歲！

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泱泊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土以獻。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攜一騾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臥於卡普列拉島。嗚呼、吾偏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衆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訴撒王及加里波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反側派軍艦。聲言爲援。

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覩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爲全國普通投票焉。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脇腹。今則脇腹中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的之熱力起點於是。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是。彼二傑者皆有不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愼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强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羣龍之无其首焉。故曰美猶有憾也。

第十七號中本傳第十八節之第四段當稍刪改而移置此處前誤其年也　著者記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富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賫志以沒。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囂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爲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夢魘然。輒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即意大利）爲彼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爲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千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之合於意也。教皇固已

大怒。宣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即見絕于教皇。亦不足以爲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爲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全局而不能爲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羅馬者。實甘於爲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爲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即「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

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瑩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彌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簀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暝。彼。利。可。妻。之。沈 士 千 最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惟淸彼等淸彼等淸彼等
lavi, lilavi li lavi!
後之一刹那猶顧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 Frate, brate, libera chiesa inlibera stato,
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爾薨上自王下至
大夫農民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爲罷朝。野爲罷市。全意大利國民。
煩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柽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人之荊棘加富爾鋤。
意大利人之常識加富爾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爾畀之。意大利非加富爾之。
意大利也。年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
加富爾之兒也。加富爾之童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造意大。
與俾士麥之造德意志同。而俾士麥之死後于加富爾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
而意之所以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爲意大利人悲。雖然、加富爾亦可以。
矣。林肯以放奴爲一生大事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

為一生大事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十四

（未完）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遂逝。舉國失望。罔知所措。幸也拿破倫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劄意京。而繼加富爾之後者。爲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段足以驚人望者。其年一八六二年七月。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資相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阿士固執不動。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遙起。所在出沒。加里波的乃擲長錢手長劍。敎、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惹列强之干涉。爲社稷危也。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完）

傳記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的之下獄及游英國

中國之新民

日。兩軍相遇於亞士菩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爲王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的。上自王下至屠賈負販兒童走卒。莫不崇拜之若偶像然。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播述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謦欬以爲名譽者。有欲一語慰其孤寂而自以爲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俏。咸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爲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少女。亦自本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爲看護婦。使將軍日聞其聲以爲娛樂。將軍固遜謝不肯納。而彼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罄。嚶嚶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一刻之頃。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漫游於瑞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

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歡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僧菩頓。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攣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涎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偕之深赤外套。爲熱狂崇拜者所摸竊所橫奪。撕裂爲百數十襞。各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燿。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眞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將軍之爲人也。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是其劇且烈。恐爲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得不然

也。而熱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挾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爲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奏統一大業。乃宣言於衆曰。

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

時意王既失沈鍊敏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對反對。（山嶽黨者主張敎皇之政權者也）在外復有法帝拿破侖之睥睨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中。焦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蟄居於卡菩列拉。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侵敎皇境。老將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卡菩拉列。所至響應蝟附。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拿。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駢轡以入羅馬。與敵劇戰於門的郎。大捷。羅馬殆再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利自千八百六十五年由焦靈遷都於佛羅靈）懼執釁僨事。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至。於是加將軍三面受敵。進退維谷。乃集麾下而申警之曰。

使。當。由
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入之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王及政府軍）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傭兵（按此指法軍）於境外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彼卑劣異弱之政治家仍挾其模棱兩可之政策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條約者（案此指一八六四年意王與拿破侖所定之約）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以屈服於妖狐猾魎（按此指拿破侖及敎皇）之下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以已之劍保護己所有屬地』（按此泰西通語也）之權利而已他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不以羅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其有念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其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棱主義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千年來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國土以後我輩決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即王師如與我同宗旨同手段也則以正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不然者王師若旁觀焉甚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而攖羅馬終爲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馬終者也不幸拿破

侖第三以護法爲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曾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衆寡之數、餽、已、相、懸。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兵、械。空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羣、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爲、百、戰、法、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愛子。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爲尤甚也。嗚呼痛哉。百身莫贖。萬寃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恨。吾惟懺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爾之薰陶。沈穩歷鍊之人也。彼雖哀痛煎迫。腸斷九廻。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當之威嚴。徐乃告拿破侖曰。『君爲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中。其念君舊德者。已無復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之頭上也』雖然。英努瑪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蟄居於卡菩拉列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爲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効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死。加里波的既錮。前此、絞腦、髓攣、頸、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唾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天焉非人力所能爲也。而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畫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力。蓋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憚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浸近、圍、圓、時、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疾風、暴雨。不旋、踵、而局、遂、定。歐洲形勢爲之大變。吞聲飲恨爲城下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爲教皇之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乃以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已、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自由投票。票集、櫝起。則從、王、之、數。僅四、十六。萬七、百八、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努埃遂爲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　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既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卒乃使意大利返於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數百年來蕩析離居肝胆秦越之父子兄弟今乃得以代議士之名譽集茲一堂拭一掬感喜之淚以認識吾輩所思所夢之故鄉於戲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且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諼也（中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息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和」二德爲保持生命之要具（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之實力於戲欽哉意大利萬歲!!!　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既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既十年其翌年實爲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十年實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結論

本。十。之。類。之。散。利。彼 的。傳。余。其 新
。。。

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大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辛貯苦吞酸茹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蹶再蹶而吾喪我者而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厠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案意大利建國成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速之謬見一破吾厭世之妄念一破

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即敗使其機一誤焉而即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失機而常能有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嘻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甚也豈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國」二字羣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苦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出不湧現佛說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爲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人者非彼蒼之生是使獨而有以斬我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爲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爲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爲三傑之一人欲之則一二之眞似者卽能爲三傑之一未必卽能爲三傑之一而千百人欲之而必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曰慕之曰學其貌而失其眞不有其所長而藉口於其所短以自固則褊急任氣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的持祿保位陰鷙取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三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烈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

機械。而猶敢靦然以愛國二字爲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愼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奚若。若吾之言愛國也。得毋爲名乎。得毋爲利乎。得毋爲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轅而南其轅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即不能若是而日日而省焉。昔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幾者矣。況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既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力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故吾以毋自欺爲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之事之物。無足以易其愛撓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徵之。瑪志尼非有異王也。以是多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爲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有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爲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爲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爲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

有攫金於齊市者。吏鞫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尙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如加里波的之脫屣爵祿。兎起鵰落於卞菩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爲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即如加富爾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甫郎卡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雜遝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非自爲也。爲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此事傳中失載他日付印時當補入）而瑪志尼自以爲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之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萬萬不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原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毋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爲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

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薄矣浸假而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率於外而人格與之俱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往往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爲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干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爲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顧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爲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有若意大利此時若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爲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摧而愈堅愈拂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爲念忍辱負重爲成功不一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其屈性。

十四

懦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小大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爲學三傑之第四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當學瑪志尼之事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尚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富爾之事業自彼漫游英國時所察驗臥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的之事業由彼在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嘗於行軍之術鍊其膽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疆猶不能舍耒耜市儈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曰言愛國而不汲汲於此措意惟摭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辨以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勿妄菲薄我祖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爲祖國憂彼

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爲眇躬怯。三而無名之傑。倘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り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爲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偏國中而中國遂爲中國人之中國焉。

（完）

傳記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

發端

中國之新民

或問新民子曰。子著錄人物傳於叢報。而首噶蘇士何也。曰。吾欲爲前古人作傳。則吾中國古豪傑不乏焉。然前古往矣。其言論行事。感動我輩者不如近今人之親而切也。雖然。吾儕黃人也。故吾愛黃種之豪傑。過於白種之豪傑。吾儕專制國之豪傑。切於自由國之豪傑。吾儕憂患之時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吾乃冥求之於近世史中。有身爲黃種而託國於白種之地。事起白種而能爲黃種之光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專制之下而爲國民伸其自由。自由雖不能伸而亦使國民卒免懷之希望。始於得意中於失意終於得意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噶蘇士者實近世

一想人蘇士之沒距今不過十年吾儕去豪傑若此其未遠也嗚呼讀此傳者可以興矣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今解其何謂雙立君主國（Dual Monarchies）者焉吾中國人驟聞此語殆不威嚴相匹其人民之權利相匹語其實際則釐然兩國也而特同戴一君主於其上此爲近今最新奇可喜之政體世界中現行此種政體者有二國其則與大利與匈牙利也此等國體與英皇之徽號固稱爲大不列顛王兼愛爾蘭王然愛爾蘭非能自有政府也又與德普君主國有異德國皇位固爲普國王所承襲德普亦各有政府然普政府非平等也匈與匈等雙立國其情實全反是雙立國者實一不可思議之現象

一

而亦過渡時代所不得已而最適要之法門也而奧匈兩國所以合而分分而合造成此等離奇政體者其原因經歷若何讀噶蘇士傳可以得之

西方之空氣故其人堅忍不拔崇尙自由千二百二十二年始立憲法有所謂金牛憲章者實國中貴族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也篇中於軍役義務之制限租稅條例之規定司法裁判之制裁一一明定之且言國王若違此憲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蓋匈加利立國之精神於是乎在今世政治學者動稱英吉利爲憲法之祖國而此金牛憲章之成立實在英國發布大憲章 Magna Carta 之前三年是世界文明政體首創之者實惟黃人匈牙利在世界史上之位置價值亦足以豪矣

匈加利與奧大利之關係實自三百八十年以來至千五百二十六年土耳其王查理曼伐匈者六度猾獨劫掠殆不可當匈王路易第二戰死無子其后馬利亞實奧國王之妹也以匈合奧使並王之自茲以往匈遂永爲奧之屬地然非狄能猶

先向國民而誓守其憲法。乃得踐位。此後百餘年間。匈人執干戈以抗暴政之權利。未或失墜。故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大陸之國民。其享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加利爲最。蘭西諸國。聯軍破奧。女王避難於匈之坡士孛尼。開匈加利國會。求救於其民。匈人激於義憤。戰聯軍而退之。其後拿破侖蹂躪歐洲。奧大利受創最劇。奧王佛蘭西士第一。特匈民義俠之力。僅乃自保。匈之有造於奧。非一端矣。及維也納會議既終。神聖同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當時拿破侖之風潮既息各國君主務以鎮壓國民爲事俄普奧三帝創此會盟誓相援助以防其民奧人不念匈民之德。且忌而外之操縱列邦。內之壓制民氣。匈加利八百年來之不聞雨橫風狂。望潛龍之時起。時勢造英雄。嗚呼蘇士。

第二節　嗚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千八百二年。實歐洲一最大紀念之年也。蓋世怪傑拿破侖。以是歲即位。爲法蘭西王。而千八百十年。實歐洲中心之風雲兒嗚蘇士。亦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棱

省。噶蘇士名路易。Louis Kossuth家系雖非貴族。而其父素以愛國知名。其母熱心之新教徒也。少年受教有方。故性質高尚。熱誠過人。有非偶然者。噶蘇士早慧。年僅十六。卒業於巴特府之卡文大學校。名聲藉甚。常語人曰。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聞者莫不歎異之。十七歲。始研究法律。奉職于某府之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列其法廷。閱歷益深。千八百廿二年。年僅弱冠。即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故鄉。爲精布梭省之名譽裁判官。其天才之絕特。實有足驚者。此後十年間。從事法律之業。又往往跋涉山海。獨適曠野。或游獵以練心膽。或演說以養雄辯。鷙鳥將擊。先修羽翮。偉人之所養。有自來矣。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十九世紀之匈加利史。得三傑焉。前有沙志埃伯爵。中有噶蘇士。後有狄渥。皆國民之救主。而歷史之明星也。噶蘇士憑藉沙志埃所養成之國力。因以一鳴驚人。而其挫敗之後。未竟之業。賴狄渥以告成功。故爲噶蘇士作傳。不可不並前後二傑而論之。

沙志埃伯。溫和派也。噶蘇士則急進派也。急進派之前乎噶氏者。有威哈林男爵。故欲

知噶蘇士以前匈國之形勢。則沙威兩前輩其代表也。

匈加利本有國會也。但神聖同盟以後。梅特涅正値全盛。專制政策。日進日甚。以爲外患既不足畏。所當努力者惟防家賊而已。思及匈人毛羽未豐。從而剪之。乃七年不開國會。（凡立憲君主國。召集國會之權。皆君主掌之。）不甯惟是。又蹂躪金牛憲章之明文。添加軍隊。脅國民以服兵役。增徵租賦。數倍於前。彼義俠之匈加利人。豈肯束手坐視此辜恩非禮之行哉。於是國論囂囂。嗚奧人之無狀。王不得已。乃有千八百二十五年國會之設。時乃國會上議院一豪傑出焉。則沙志埃其人也。

國會舊例。惟許用拉丁語演說。蓋奧王壓制匈人之一法門也。沙伯迸萬斛愛國之血誠。毅然脫此箝軛。當開會之日。即以匈加利語大聲疾呼。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歷數佛蘭西士第一之失政。海潮一鳴。聲滿天地。自此以往。十五年間。（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〇年）沙伯實爲匈加利全國之代表。伯嘗作一書以獎厲國人曰。

嗚呼我同胞疇昔光榮赫奕之匈加利今乃陷溺至此吾能勿悲雖然公等毋悲焉

奮其愛國之心以鑄造他日光榮赫奕之新匈加利又豈難也

讀之、關於國民進化者甚大。吾別有文論之。廣郵船鐵路以便交通。興水利築海岸以阜民財。凡茲文明事業。不遑枚舉。蓋沙伯者貴族也。實行之經世家也。其所務者。以溫和手段。易俗移風。蓄養實力。所謂老成謀國。固當如是也。

而所加利獨立之大理想於其胸中。其不能以沙伯之所設施而躊躇滿志亦勢使然也。

年七月一八三〇電流倏忽。徧傳歐洲。伊加利亦受其影響而急進派志士奔走號呼於國中。曰獨立！獨立！！獨立！！！者所在皆是。於是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國會。又不得不開。溫和派首領沙志埃伯。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會議數四。互相調和。乃提出協議案於國會。其略曰。

憲法者伊加利各種法律之源泉也不經議院之承認而妄布法律是與國政府之專橫者一也　千八百二十五年以來七年之間不開國會是政府怠慢之罪二也

農工勞力者國民之神聖也今殆以奴隸視之毫無保護是謂厲民三也　選舉權者天賦權也成年之民皆當有此而妄加制限侵害自由四也　國會不許用匈加利語而惟獎厲拉丁語及日耳曼語損匈加利之國權五也　國文學不興（按言愛國者。本國文學。最爲重要。今崇拜西人者流。欲以英語爲學校中獨一教科。不知本也。）學校不起窒塞民智六也　內地工業爲苛政所困日漸衰頹陷民死地七也

國會既開。連亘四年。此等諸案。日日提議。將以大行改革。拯民瘡痍。而奧王方醉夢於專制之中。視新政如蛇蝎。且恐諸案既定。而匈加利遂不可復制。於是悉予駁斥。無一俯從。（立憲君主國。議院議定之案必經君主批准。然後施行。）國會失望之餘。憤激愈甚。威哈林男慨然曰。

嗚呼我同胞其念之我等所提議各件固有利于匈民而亦未始有害於奧人也。顧奧王一一反抗之推其意非以我所愛之匈加利永世爲其奴隸國而不止也奧王實匈加利之公敵也

此之一語激動數百萬義俠匈國民之耳膜且哀且痛且憤一嘯百吟一呻百間疾人人心中目中口中惟牢記金牟憲章所謂執干戈以抗虐政之一大義蓋舍此以外無

餘。望焉。矣。奧政府仇威哈林既甚。逮之下獄。思以警其餘。殊不知壓力愈緊則躍力愈。騰。百新黨演說于講壇不如一新黨呻吟於牢檻於是舉國中革命！革命！！革命！！！之聲撼山岳而吞河澤矣而其聲之最大而遠者誰乎則噶蘇士其人也。

第四節　議員之噶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噶士之在故鄉也。聲望日隆。鋤強扶弱。恤病憐貧。閭省之人。皆感其德。願爲效死力者蓋數千焉。一八三二年之國會。被舉爲議員。當時國會乘急激之潮流。會政府之壓虐。已成飛瀑千丈之勢。雖然、奧政府頑然不顧。猶行其威權。禁各報館。凡議院中一切情形。不許登載。噶蘇士親在院中。目擊諸狀。深以國民不能備知爲憾。乃以法律家舞文之伎倆。解政府告示之語。曰政府所禁者印板也。若點石則未嘗禁也。乃將議會事情。日爲點石一紙。以布於國民。國民如旱望霓。如渴得飲。展轉傳誦。不脛而徧國中。奧政府觀此情形。急下令曰。點石亦印刷物也。宜一併禁之。噶蘇士之熱心既以壓抑而益增。國民、聲、噶氏之報告。亦隨艱難而愈切。彼乃廣聘鈔胥。將其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論評。手寫之以應求者。且復於政府曰。是書簡非報章也。政府無論若何橫暴。豈有權禁

我不發一信耶。政府無如之何。於是噶家墨蹟報遂風靡全匈。每次發行至一萬分以上。眇然僻壤一書生。遂一躍而爲全歐奸雄梅特涅之大敵矣。

當此之時。噶蘇士之强毅刻苦。有使人驚絕者。拿破侖一晝夜睡四小時。舉世傳爲佳話。而噶蘇士此際。每晝夜僅睡三小時耳。嗚呼。偉人乎。偉人乎。豈徒其心力强其腦力强。蓋其體魄亦必有大過人者。有志天下事者。亦可以知所養矣。

奧政府視噶氏爲眼釘爲喉鯁也久矣。顧重犯衆怒。未敢逕與爲仇。以爲議院期滿解閉之後。而其鈔報亦當停止也。姑少俟之。乃噶蘇士於閉會之後。復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而廣記省議會府議會之事。其然溫犀鑄禹鼎之筆舌。仍旋盪而不停。其呼風雨泣鬼神之文章。且光芒而益上。政府既已處騎虎難下之勢。而彼亦自知奇禍之不遠矣。日者偶携一友散步於布打城外之野。指牢獄之石垣而言曰。

吾不久將爲此中之人。雖然。我同胞若由我而得自由。吾雖爲此中之鬼。所不辭也。時急進黨既失威哈林男。噶蘇士遂有爲全黨首領之觀。其慨然犧牲一身以供國家。蓋十年以來之素志。自審既熟矣。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

果也奇禍之至。如彼所期。與政府遂以一八三七年五月四日。逮此大逆不道者。繫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中國之恒言也。噶蘇士之下獄。其所志一挫雖。然此三年中。內飛躍之地步者不少焉。試觀其獄中筆記內一節云。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失其自由者蓋三年。時三十七歲也

獄中不許書。誠無聊極也。第二年。始許讀書。然政治時務書固也。雖然、既已不得。則亦不可辜負此許讀書之權利。反覆思維。莫如先學英文。乃向獄吏乞得英文典、英凶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各一部讀之。既無教師。惟憑自悟。乃依文典以讀索集。每讀一葉。必求全通其意。毫無疑義。乃及他葉。蓋讀第一葉費兩禮拜云。此後凡二年間。專從事於英文學。盡解其趣味。而精神之修養亦大增。

索士比亞 Shakspeare 集者。英文學之精髓。英人所稱爲通俗之聖經者也。索氏爲英國第一詩人。稱

讀英書者。皆能知之。噫。蘇士既通英文以增其學識。復養人格以高其品性。獄吏之有造於噫。民者不亦大耶。加以其被逮之時。彼所播文明種子。既已徧于國中。聞者固莫不扼腕流涕。而其對簿法廷。激昂慷慨。自辯無罪。而叱政府之非禮。其言論風采。長印于全國人之腦中。故此三年間。其身在黑暗之中。而其聲名如旭日昇天。隆隆愈上。國民無一日而或忘也。自都會游說之士。以及山谷扶杖之民。輾引領攘臂曰。救噫。蘇士！救噫。蘇士！所在皆然矣。

噫。蘇士既投獄之翌年。奧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不得不增軍備。欲募兵一萬八千於匈加利。奧王乃復開國會。具案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之反覆無常也。無事之時。則蹂躪我權利。繫捕我恩人。一旦有事。輒欲借我兵力。是烏乎可。乃於國會未開以前。先開一大會。採國民之意向。選委員以與政府交涉。略謂政府若能廢虐政而釋威哈林噫蘇士。則匈民惟政府所命。而匈之溫和黨又別具案以忠告政府曰。匈加利之國情。一如委員所述。歐洲非讓步。則欲事之成難矣。惟赦免噫。蘇士一事。斷不可從。噫。蘇士猛虎也。一旦出。出其氣。將不可當。云云。觀此亦可知噫氏人物之價值何如矣。奧政府之

接此兩案也。躊躇未決。而國會之期已至。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政府所希望之目的。卒不可得達。宰相梅特涅。苦思焦慮。知非釋免噶蘇士等。而所事終不得就。於是出獄之命遂下。

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是日加利國民迎其恩人於布打獄城之大紀念日也。萬衆簇擁之中。獄門開處。見彼目炯炯神奕奕之噶蘇士。以右手携一白髮之瞽者。徐步而出。歡呼之聲。忽震山岳。嘻、此瞽爲誰。即當年在國會掀髯豎髮聲淚俱下直斥奧王佛蘭西士爲匈加利公敵之威哈林男爵也。從噶蘇士之後者。有狂夫一有瀕於死者。三。皆急進黨中之錚錚者。嘗叱咤風雲爲國前驅者也。義俠之匈加利民。掘一掬之淚。以迎其愛國者于萬死一生之中。嗚呼。其感慨何如哉。

（未完）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爲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下皆震動
潛匿游下邳　豈曰非智勇

十四

傳記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續第四號）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噶蘇士既出獄。暫退居於山水明媚之地。回復其疲瘁之體氣。其時仰彼聲望。思與聯姻者。踵相接。其間或有溫和黨之貴族。倩媒修而致詞者。噶氏毅然排斥之曰。彼雖佳人。但其父結繩而縛彼已久矣。卒以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之女公子結婚。而其年復應某書肆之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即有名的彼斯得報 Pesti Hirlap 是也。噶氏主筆噶蘇士之名。不數月而銷行數萬分以上。勢力磅礴。更倍於前。至千八百四十三年國會之開。噶氏遂立於彼斯得議員候補之地位。政府惡其入選也。百方排斥之。卒爲溫和黨候補者所攘奪。千八百四十四年。噶氏益行專制之政。悍然直以匈加利爲其奴

隸。其法律之最無理者一條曰。

自今以往。匈加利人。除奧國所製造之物品。不許輸入他國之貨。

匈加利所製造之物品。雖一物不許輸出於奧國。

蓋彼等欲藉此法律以保護奧國之工商業。其不解平準之眞理。愚謬固可笑。其不顧人民之權利。橫暴尤可憤也。噶蘇士乃憑藉彼斯得報之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全國之工商家。羣起應之。設一大會以抗政府。其會之決議曰。

我匈加利人自今以往。苟非到奧國政府改此法律之日。決不許買奧國之貨物。

此決議既行。奧國之工商。反大蒙損害。馴致無量之製造廠。自奧國移設于匈境內。政府莫能禁也。於斯時也。噶蘇士之運動最烈。而爲國失明之威哈林男。亦獻其半廢之身。東奔西走。鳴政府之罪狀。革命之機。如箭在弦矣。

匈人商工大會之既成立也。奧政府苦之。不得已。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復召集匈加利國會。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其一名則當時人望最高諸黨所共戴之巴站伯爵也。其一名。則諸黨所競爭。凡候補者三人。一曰巴拉。二曰星拉黎。三則噶蘇士也。政府

二

忌暱氏如蛇蝎。復極力沮之。黨於政府者咸屬意星拉黎。乃星巴二人。聞噶氏之將爲候補人也。相與謀曰。吾輩承乏議員將以爲國家之前途也。豈爲偏都市而與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惴惴不可終日矣

呼之聲。條偏都市而與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惴惴不可終日矣

當時例加利政界分三黨派。一曰溫和黨。沙志埃爲之魁。二曰急進黨。噶蘇士爲之魁。社會黨也。溫和黨之主義。務與政府聯絡。徐圖改良。社會黨之主義。務破壞現時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國名蘇士一派。別出機軸。即盡其力之所及。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以實行。若其不省。乃更出他途。非萬不得已不用破壞手段也。以故此派常能調和於溫和社會兩黨之中。使全國一致。皆此之由。

第七節　晉黎士堡之國會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會於晉黎士堡。以翌年四月十一日閉會焉。此次國會。實近世例加利史中最重要之部分。亦噶蘇士傳中最快烈之生涯也。與干肼的能第五。臨幸議院。舉行開會之典。見輿人衆怒之難犯也。宰相梅特涅勸王以籠絡

之策。開會勅語。加謙愼焉。雖然、熱誠機智之匈國民。豈爲其甘言醜態所能動者。下議院之風潮。竟爲噶蘇士所指揮。有一擊千里之勢。

硝藥滿地。待火線而爆焉。洪濤嚙堤。乘蟻穴而轟焉。天不忍匈民之無告也。天不忍全歐洲各國民之無告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聲霹靂。巴黎之第三革命起。

三月二日。法人流其王於英。而此革命軍之詳報。亦以其日達於菩黎士堡焉。愛自由尊獨立之匈加利人。受此影響。砰然若增萬匹之馬力。氣燄萬丈。不可復制。

三月四日。一議員以國家銀行失信用紙幣不能通行之故。質問於政府。（凡國會皆有政府大臣參列。應議員之質問）政府方欲答辨。噶蘇士忽從容起立。振懸河之雄辯。痛數政府之罪惡。謂鈔幣所以失信用於匈加利及波希米亞。Bohemia 實證明政府於財政上無能力也。乃更單刀直入而昌言曰。

我匈加利建獨立之政府。行獨立之財政。是當今之急務也。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我同胞有自治之權利。有自治之責任。非他人所能代也。

此滔滔汩汩轟轟烈烈之一段演說。如擲斗大火球於國會爆藥堆中。革命之氣。若剝

出匣。滿院議員直將其保守之念。擲向九霄雲外。噶蘇士乘此機會。揮全力以行生平之所志。將所草擬改革案三十一件。悉行提出。無論溫和黨社會黨咸贊成之。茲舉其案之重要者如左。

第一 定匈加利自治政體。對於匈加利議會而創立一責任政府也。按責任政府者。政府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即議會得代表人民以課政府之功罪也。

第二 貴族之特權。一切廢棄也。

第三 廓清封建制度之餘習。以土地爲公有。廢地主之特權。使國內勞力之人。不爲他人所分利。而國家別籌經費。賠償地主。以保障農民之完全自由權也。按此與中國古者均田之制頗相似。近世社會主義之學者。言其法理甚詳。各國雖知其美。然茲事體大。至今未有能實行者也。

第四 信教自由之權利。十分保全也。

第五 匈加利自置國民軍也。

第六 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得侵犯也。

第七 杜蘭斯哇省。按與今南非洲與英搆兵之國同名。編入匈加利國也。

第八　租稅不得畸輕畸重。務平分以負擔國費也。

第九　凡納所得稅者。（按所得稅者。英名Income Taxes。即人民以歲入所得之利益。納成數於政府也。）皆得有選舉權也。

法國二月之革命。不特影響於匈加利而已。歐洲列國民政之機運。實皆至此而成熟也。菩黎士堡國會決議之日。正維也納（奧都）市民倡義之時。民賊梅特涅僅以身逃。國王狼狽。不可名狀。丁此際也。而吾儕所敬所愛所夢想所崇拜之絕代偉人噶蘇士者。以匈加利國民總代之資格。携國會決議案三十一件赴奧都。

三月十三日。噶蘇士至維也納。即梅特涅奔逃之同日也。奧都革命黨。既擯內蠹。復得外援。額手歡呼。喜可知矣。十五日。噶氏謁奧王於宮中。數萬人民沿道爲羣。握其手者。禮其額者。不絕於目。噶蘇士萬歲之聲。不絕於耳。奧王惴惴慄慄。接見此偉人於四面楚歌之裡。以且羞且怯之語。詰問其議案之要領。噶氏則滔滔雄辯。爲之說明。奧王敢怒而不敢言。能憤而不能拒。乃以翌十六日。悉報曰可。且從噶氏之所推轂。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爲匈加利國首相。使組織政府。巴站直受之。奏報新政府之職員如左。

六

總理大臣　伯爵路易、巴站
戶部大臣　路易、騷蘇士
軍務大臣　將軍拉薩、美梭羅
工部大臣　伯爵士的英、沙志埃
外務大臣　公爵坡兒、埃士達哈志按匈加利其時未爲獨立國此臣不過專司與奧大利交涉之事耳
內務大臣
司法大臣
商務大臣
文部大臣　男爵伊亞莎、亞多士
巴達郎士、梅利
佛蘭西士、狄渥
瓦波、格樓沙

是役也。網羅溫和急進兩黨之名士。沙志埃暗蘇士狄渥之三傑。相携比肩於一堂。蓋自有匈加利史以來。所未有之盛業也。噫嘻。有志者事竟成。國民不當如是耶。是耶。

雖然。此政府者不過回復匈加利之精神耳。而匈加利之隸屬於奧王麾下如故也。奧王以其王族士的英伯爵。與沙志埃同爵同名爲匈加利總督。代表國王之權利義務如故也。

四月十一日。爲國會散會之期。奧王復親臨菩黎士堡。以馬哥耶語即匈加利多數人民所用之國語　述散會之勅辭於新政府大臣列席之前。而國民既達多年之宿望。復自治之權利。思亂之心。亦稍熄矣。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使奧。王而審民族之趨勢因輿情之順潮自茲以往君民一心以圖國運之進步則豈惟匈國民之福抑亦帝室之利也雖然王之許匈加利以自治權也豈其本心哉迫於維也納革命黨內外之夾擊聊以此緩禍于眉睫耳未幾而本國革命已被鎮撫肘下之毒蛇方去心中之鬼蜮旋生遂復運其機智思以顛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所以顛覆之術則何如蓋匈加利國最大之缺點即合許多異種之民以成國而無所統一是也試舉其概

匈加利國民總數	一四、六五五、四七四八
內馬哥耶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華拉焦人	二、三一七、三四〇
撒遜人	一、四二一、一六八
士羅域人	二、一二〇、〇〇〇
盧普人	三五〇、〇〇〇

活德人　五〇、〇〇〇
格羅人　一、三五二、九六六。
塞爾維亞人　九四三、〇〇〇
蘇格拉和尼亞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匈加利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之中。馬哥耶人雖占其最多數。然不過三分之一耳。其他三分之二。則自羣異種而成立者也。奧王利此政府爲馬哥耶人所建乃謀煽動此諸異種。自其內而戕之。有敗類之報館主筆某者。格羅人也。旅居于維也納。承奧政府之鼻息。竊往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其言曰。『匈加利人之匈加利。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馬哥耶一族。猥張其燄。其在廢公等所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哥耶語代之。其所施設。惟馬哥耶人之利是之强。則我之弱也。公等格羅之好男兒也。何故甘屈伏于馬哥耶人新政府之下立乎來。獨立乎來。馬哥耶人能獨立於奧政府之外。公等獨不能獨立於匈政府之外乎來。』嘻、此等似是而非之言。實最能淆格羅人之聽者也。果也。全省靡然。惑於其

說。六月上旬。塞爾維亞人復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且宣言自今以往。視盧續至。曰庇納省叛。曰撒遜人叛。曰蘇格拉和尼亞人叛。曰南方及西南諸州悉叛。新政府一面派鎮撫之兵於四方。一面以實情通報於奧政府。喜匈人之中其計也。而匈牙利尚以機會之未成熟也。陽言叛民之可嫉。而聲稱必助奧政府。特派埃拉志男爵。率兵向格羅士亞。若爲協力助勦也者。埃拉志者。格羅士亞產。而前者伊大利之役。曾率格兵以立戰功者也。奧政府之遣彼也。以鎮撫叛民爲名。實則饋叛民以一首領也。故其將達格羅士亞也。格人以滿腔親厚之情歡迎之。而戴埃拉志爲統將。埃拉志亦受之而無難色焉。匈政府得報大驚。以告於奧政府而詰責之。奧政府則以空言詬埃氏之無狀。曰吾將罰之云爾。

十

匈人非愚者也。奧政府罔兩之情狀。既已洞若觀火。其爲叛黨之後援明甚矣。雖然。彼未顯然以相仇。我固不可公然以爲敵。新政府乃請奧王以七月臨幸於彼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新政府之實心。及叛徒必當鎭壓之理由。此實對於國王而爲試驗的要求也。果也奧王竟置諸不答。未幾而國會召集之期至矣。七月五日。實惟新政府治下國會第一次開會之期。戶部大臣噶蘇士。提議徵募兵士二十萬。豫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奧政府欲沮此案。於是開會之日。所謂代表奧王之士的英總督。演述祝辭。以曖昧模棱之口吻。微言叛黨之非無理。而諷新政府處置之失宜。其辭令之巧妙。有可驚者。奧政府之處心積慮。以爲匈政府之摧滅。在今日矣。

噶蘇士之登演壇也。善能以其熱誠及其雄辨。激盪聽衆之耳鼓。而吸引其腦筋。是日傾注其胸中萬斛愛國之血淚。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其略曰。

諸君諸君。　余今乞師二十萬及其軍費於公等。公等以此事爲政府之私事乎。以此案之可決否決。爲政府信任不信任。按政府所提之案。而議院否決者。是政府不見信任於人民之證也。則政府當辭職。此立憲國之通例也。

之證乎。是大謬不然也。今日之事。實維持匈加利國家之不二法門。而我國民生死之問題也。諸君若愛自由乎。請忍以待此內難之削平。則我輩及我子孫皆永得生息於獨立之天地。其成耶。在今日其敗耶。在今日其生耶。在諸君其死耶。在諸君某也不才。忝受委托。今日摳縷縷之淚濾滴滴之血捧心瀝胆匍匐俯伏以提出此案於我有血性有榮譽的匈加利國民胸臆之前。諸君乎。諸君乎。若我輩各出其高尚純潔之愛國心以立於世界某敢斷言曰雖悉地獄恒河沙數之魔鬼來相擾襲彼無如匈加利何也

蘇士之爲此演說也。四百議員。莫不銜枚無譁。傾耳悚息以敬聽者。演說方畢。而贊成贊成之聲。忽起於四座。有疾呼『不自由毋寧死』者。有高叫『國可亡不可辱』者。此雖然、案雖可決。但必經國王之裁可。始能施行也。於是首相巴站。法相狄渥。齎此議案。大之議案。竟以滿場一致通過。匈加利萬歲！萬歲！萬歲！！萬歲！！！之聲裡。與總督窮途維也納。奧王初不意國會之贊此案也。至是多方推託。不肯畫諾。而命巴站與埃拉

志男爵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三四度。埃氏惟堅持廢伋加利新政府仍轄于奧政府之議。協商既不就緒。埃氏則盛修兵備。將大舉以襲彼斯得省城。巴站不得已。復面謁國王。請賜勅裁。時奧國新戡定奧屬意大利之民黨。奧王得報。趾高氣傲。謂伋加利人不足恐也。乃脫其數月來之假面目。斷然宣告。謂國會所決議之增軍案。不能裁可。巴站狄渥。憤然而返。而九月十一日。復得埃拉志軍已渡積黎夫河將襲彼士得之報。至難至險之現象。皆來觸至。雖然、愈危難而氣愈盛者。伋加利人之特性也。泱泱。千餘年獨立之國民。豈有隨敵人之喜怒。以爲勇怯者耶。普天下血性男子。請拭目以觀。嗚蘇士及其國民之所以當此大難者何如矣。

（次號完結）

酒壓春愁春捲絮　燕子歸來　苦覺年華誤
半晌懷人搔首佇　落梅風急閉庭幕
辛苦癡懷何用訴　曲曲香痕　曲到無憑據
安頓惜花心事處　謝他昨夜風和雨

十四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匈加利文明先導之沙志埃伯。既就任爲工部大臣。未幾諸路警報續到。新政府之前途。日以岌岌。痛心之極。遂至發狂。溫和黨乃舉狄渥爲首領。老成彫謝。又弱一个。至是而懼大禍之及其身也。蒼黃遁歸維也納。又自奧王所派總督的士英。覩衆怒之難犯。而匈加利之運命。全在噶蘇士之仔肩矣。

奧王乃別派伯爵廉白爲匈加利軍務總督。不特都督兵馬而已。且爲王之代表。而使專制以箝束全匈政務。以九月廿五日就任於彼斯得。匈加利國會不憤懣裂眥以睨維也納者。廉白以二十八日騙從抵彼斯得附近之長橋。小民、激昂之餘。遂擁車而撲、殺、

首相巴站。謹厚君子也。尙欲表調和之意。乃上表引咎。以慘殺總督之案。政府負其責任。請總辭職。而別設護國委員。噶蘇士被選爲委員長。噶氏責任益重大矣。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聞巴站政府之解散也。以爲機會可乘。乃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格羅兵數萬以臨布打城。屯距城廿五英里之地。噶蘇士遣匈加利將軍麼加將兵五千拒之。兩軍逆戰於梭洛省之威郎。馬哥耶兵無不一以當十。以五千怒、卒。敗四萬之格羅人。埃拉志幾被擒。遽僞請和。乞休戰三日。以緩攻勢。遂乘隙遁歸維也納。

奧王聞報。赫然震怒。遂以十月四日下令。目噶蘇士等爲叛徒。其第一條云。朕能行主權以解散匈加利國會。現雖在開會中。宜即閉之。第二條云。法令不經朕裁可者。雖由國會決議。一切不許行用。第三條云。今命埃拉志爲都督。匈加利元帥。匈國中一切常備兵義勇兵。皆歸節制。第四條云。匈加利內亂未定以前。以軍令統治其國。一切由埃志便宜行事。此文名爲詔勅。實與匈加利下宣戰書也。噶蘇士既以身繫國安危。內觀愛國偉人之經略何如矣。

噶蘇士見奧政府之宣戰也。不動聲色。以爲待敵之來。毋甯先發制人。乃決議進攻維也納。傳檄四方。廣募義勇。悉心訓練。夜以繼日。注其熱誠。鼓其雄辯。以振作士氣。彼常演說於軍中曰。

嗚呼軍士。今日有兩途於此。惟汝等自擇之。其一則從容安逸。歸家以對妻孥。其二則危險苦辛。獻身以蹈湯火是也。蹈湯火之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雖然、是我等對於國家之義務也。何去何從。是在汝等。吾無强焉。吾進矣。吾進矣。嗚呼、我馬哥耶人擁自由二字以立於四面腥風血雨之中。有願與國同生死者。請從我來。

兵士聽此演說。齊呼不自由毋甯死。無不慨然爭赴前敵者。方出彼斯得至菩黎士堡。有兵一萬二千。有大砲三十門。以十月廿四日進次巴梭得。各地赴義來集之兵。驟至三萬。廿七日。以國會之議決。命將軍古魯加率摩加舊部二萬五千與噶軍合。越境伐奧。」奧王使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共率奧兵七萬。迎戰。二十八日。薄暮。匈兵渡菲西亞河。接綏大小十數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奧王以倦勤故。讓位於其姪新王。年僅十八耳。匈加利議會。直決議不認之。

十二月十五日。奧軍以如海如潮之勢壓匈加利。其大將王子榮沼格辣。善用兵。匈將古魯家屢敗北。奧軍遂迫布拉彼斯得城。擾擾、風雲、歲云暮矣。千八百四十九年一月一日。護國委員開會議於彼斯得。僉謂存亡危急。不可不暫避敵鋒。乃決議遷都於的布黎省。古魯家先誘敵於北方。率兵二萬出彼斯得北郊。榮沼格辣急尾追之。古魯家戰且走。於是噶蘇士及新政府文武百官。遂出的奴河。二月六日。達於的布黎。爾後數次。所向有功。三月十六日。捷書達的布黎省。(讙呼之聲震山岳。於是議乘勢恢復舊都。使格拉布加、達米亞匿、和列、諸將。以四月一日進軍。出台比岳河畔。破格羅士亞之兵一萬防之。激戰三

嚴千員、長之力也。噶蘇士乘此風潮。直以偽加利獨立布告天下。

我匈加利以千年文明之國立於天地憲法早布爲萬邦冠。文物彬彬有光歷史乃三百年前以國難之故爲奧大利所盜竊。我等所敬愛之祖先雖靡一日而忘祖國而事機不就。未如所懷。奧之前王亦憚於輿論時加煦煦之術。我同胞重和平懼破壞不深。與爲難也。比年以來。奧政府濫用强權蹂躪我憲法。朘削我膏血虔劉我工業。奴視我人民。我是以有新政府之立。奧王形見勢屈僞爲應命。實乃包藏禍心煽動我都鄙。陷溺我人民。率我蠢賊以謀動搖我國家。我以三百餘年關係之深切。靡有貳心。以內亂之不易民命之多艱。解散政府以自謝於奧國。我之於奧。庶以加矣。奧猶不悛。嚴我國憲。夷我民。兵埃拉志者。我之仇讎。而奧之間諜也。使爲總督入我堂阼。而擇噬我國民。我匈加利人達公理重和平。非好爲犯上作亂。以

此報告既發布。傳播國中。謹呼萬歲之聲。洋溢盈耳。而第四條所定新政府之事。即由國會委任。選嗚蘇士爲匈加利大統領。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奧國政府接此敗報。且羞且憤。一面派大軍於匈加利。一面重賂俄廷。乞師助勦。俄皇因以爲利。發兵十三萬。與三十萬之奧兵聯合。爲蹂躪匈加利之計。嗚嗚蘇士外當此大敵。內察已力。則惟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大砲小鎗。合計不過四百雖然。

百。靈內有同胞外有萬國實共鑒之。　謹布讀決議四條如下。

第一。匈利加國自今以往。爲自由獨立之國。

第二。奧國朝廷對於匈加利。罪不容數。自今以往。排而斥之。永絕關係。

第三。匈加利國與歐洲諸鄰國。講信修睦。一循公法。

第四。獨立以後。組織新政府。其方策一切由國會決議委任。

夫。既待之今則忍無可忍。待無可待。萬不得已至爲此獨立之宣言。上有皇天下有。

三。百年來呻吟於異種縛軛之下。憔悴於民賊虐政之中。曰忍也夫既忍之曰待也。

六

彼曾不屈撓。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而古魯家之軍。竟以五月二十日克復布打城。瞻蘇士喜可知矣。乃以國會之決議。發一國民公電於軍中。以表感謝。士氣驟增百倍。瞻蘇士與諸將協議兵機。其決定之件如下。

一使丹邊士奇將軍。赴上部匈加利。以防俄軍。

一使威達將軍屯達紐夫河畔之巴士卡地方。爲南方之雄鎭。

一使比謨將軍。自杜蘭斯哇省。提一旅以鎭勦和拉志亞之叛徒。

一更爲豫備兵。屯防查阿諾地方。

一使格拉布加將軍。率兵二萬五千。屯營哥摩侖地方。

格拉布加。當時任陸軍大臣者也。彼捨此重職。願爲前敵之一將。愛國之誠。可概見矣。

未幾而比謨及丹邊士奇諸軍。捷報絡繹。瞻蘇士乃決意還都布打。而以古魯家繼格拉布加爲陸軍大臣兼軍務總督。時六月七日也。

當是時也。匈加利之榮光名譽洋溢於五洲。而獨立滅亡爭機於一髮。彼古魯家者。一世之名將也。而瞻蘇士。曠代之英雄也。此二人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匈加利千餘萬之生靈所齊託命也。使其終始一心。互相提攜。則國之前途。決決說未艾也。何圖昊

天、不、弔。兩雄、相、軋。當此、暴、風、橫、雨、交、集、之、日。忽爲龍、跳虎、門、內、潰之、形。讀史至此。誰能不頓足痛哭。爲匈加利國民飲千秋之遺恨也。

布打城之既克復也。與俄之軍。奮戰益力。衆寡懸絕。既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鈞一髮之時也。噶蘇士與古魯家議戰守機宜。其意見每不相合。前陸軍大臣格拉布加及諸將校。多祖噶蘇士之策。雖然、古魯家自負勞苦功高。驕盈殊甚。輒冷笑揚言曰。外交政略。演說辯才。吾不如噶蘇士。若夫彊場之事。則乃公方寸。自有成算。非他人所能容喙也。噶氏等無如之何。乃此後屢有交綏。輒見挫敗。古魯家所自負者。竟不能踐其言。於是、噶、蘇、士、以、軍、國、大、計。非可、一、誤、再、誤。欲用、其、統、領、之、權。以實、行、所、懷、抱、之、軍、略。急傳命。古魯家調北部軍隊集於的彝士河畔。將以直擣維也納都城。易守。勢爲攻勢。使其策果行。乘奧國之空虛。首尾不相應。一擊而破之。則匈加利今早爲一雄彊之獨立國。以屹峙于世界矣。乃古魯家陽諾之而腹誹之。竟不從也。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家所兼任之軍務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家在哥靡侖地方。與奧俄兵戰。適負微傷。療養於軍中。得此電報。其部下軍隊。漸易殊甚。驚囂然曰。噶蘇士何人哉。彼

安居於太平之彼斯得府。乃敢貶我臨彊場賭生命之將軍耶。吾等寧死。不願受他將之指揮云云。情勢洶洶。幾欲舍俄與之大敵。而倒戈以向於政府。喝呼、自此以往。而加利之前途不可問矣。

時格拉布加方鎭哥壓命。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全力以調和兩雄。卒使喝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家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雖然、自是、匈、軍中劃然分古、喝兩派。常若氷炭。與俄軍乘之。著著制勝。至七月十一日。而布打城復委於敵矣。

第十一節　喝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喝蘇士既慣古魯家之不用吾言以致挫敗也。又念號令不出於一而軍氣將更沮喪也。乃與古魯家謀。自退其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委於彼。以圖補救。乃以八月十一日布告辭職文於國民之前。其略曰。

與俄大軍。併力壓境。某也不才。忝荷重任。師徒撓敗。以至於今。溯職誤國。罪何敢辭。今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存亡絕續。悉懸於軍務總督之手。事已至此。政府之立。非

古史百之古徒無益且恐爲國民害也某今瀝愛國之血誠策此後之大計敢率政府諸員向國民乞骸骨自今以往一切軍國重事全託命於古魯家將軍一人之手將軍對于國民對於本國之歷史而慨然荷此重任其必盡其力之所及爲此可悲可憐之國爭命脉於一線也將軍之聰明才力過某十倍某敢信之某敢保之某德薄能淺力竭聲嘶淚盡血枯審顧躊躇計不得不出於此嗚呼某也七尺之軀久非我有苟變割我沮醢我而有利於此國者我甘之如飴弗敢辭也嗚呼彼蒼者天父兮其庶幾眷高下顧以拯此哀窮無告之匈加利國民哉嗚呼

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路易噶蘇士

古魯家之懷貳心久矣故當噶蘇士之交代亦受之而不辭猶靦顏向國民演述忠憤以欺飾耳目實乃私通款於奧俄軍中賣國以圖自免嗚呼百數十仁人志士竭數十年之力經營慘淡而不足者一賤丈夫一朝斷送之而有餘此東西古今之歷史所以以奴隸國狼藉充塞而自由清淑之氣經數千載而不能遇也

中將校士卒悉貸其罪遂豎降旛於軍門格拉布加

獨力不支。尋亦屈節。於是匈加利遂亡矣。與俄軍旋食其言。藉職勝之威。大肆屠殺。自前首相巴站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處斬處絞者不下數百。民間以嫌疑被逮夷僇者殆十餘萬。骨委爲邱。血流成河。專制之政。視前此又加數倍。重以俄人豺狼之欲。水草之性。悉索縱橫。殆無天日。嗚呼嗚呼。哀哀匈民。一蹂躪於蒙古。再蹀躞於突厥。三夷僇於俄羅斯民也。何辜受茲痛毒至是而格維人塞爾維亞人杜蘭斯哇人撒遜人等亦隨其所敵視之馬哥耶族同成灰燼。瘠牛羸豚。坐待割性命。儕螻蟻權利同弁髦。今乃始知中民賊之毒謀爲公敵之功狗。噫嘻悔之晚矣。昔賢云。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噶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爲。乃避難於突厥。當其將發途也。舊政府戶部大臣某。撿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語噶氏曰。足下今亡命他鄉。所最需者阿堵物也。此金棄置此土。徒飽輿俄虎狼軍之谿壑。子盍挾以行矣。噶蘇士正色曰。此匈加利政府之物也。非余私財。余豈肯非其有而取之耶。遂以八月十八日揮淚

出國門。仰天歎曰。『嗟乎、非天不相我國民。今何爲至於此』匈加利志士。從噶氏而去者。五千餘人。妖塵黯天。白日無色。嗚呼、噶蘇士逝矣。嗚呼、匈加利亡矣。

自噶蘇士出獄後始入國會。實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翌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匈加利新政府成。不數月。內亂蠭起。遂有匈奧之衝突。翌四十九年一月一日。遷都于的布黎省。五月廿一日。克復布打城。七月十一日。再被陷。八月十一日。噶蘇士辭職。十月。匈加利亡。此一興一亡之大活劇。不過匆匆兩年間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月。起至大之波瀾。聳動全歐。永爲歷史上一大紀念。嘻、可不謂人傑哉。噶蘇士於此二年中。席不暇煖。食不暇咽。極人生至繁至劇之境。自茲以往。送亡命之生涯者。四十餘年。

噶蘇士既去國。達於突厥之維毡省。省之大吏。奉突皇命款待之。如上賓禮。奧俄兩國遣刺客無數入其地。突人保護甚力。莫能損其一指趾也。奧俄以强國之餘威。屢脅突廷。或啖以重利。使交出噶蘇士。突廷結英國以堅拒之。自是爲寓公於突者凡數年。美國政府慕噶蘇士之高風也。哀其爲國民而忍苦節也。思所以慰藉之。乃於千八百五

十一年。遣軍艦於突厥。迎噶蘇士。突厥亦以一軍艦護送之。既至。各地歡迎者。爭先恐後。至是而彼於獄中三年所學之英文英語。大得其用。所至演說。聽者以爲自由神之降世也。其後復游于英。其受歡迎一如美國云。雖然、彼當宴會紛紜名譽洋溢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未嘗不吞聲飲淚。若萬箭之攢其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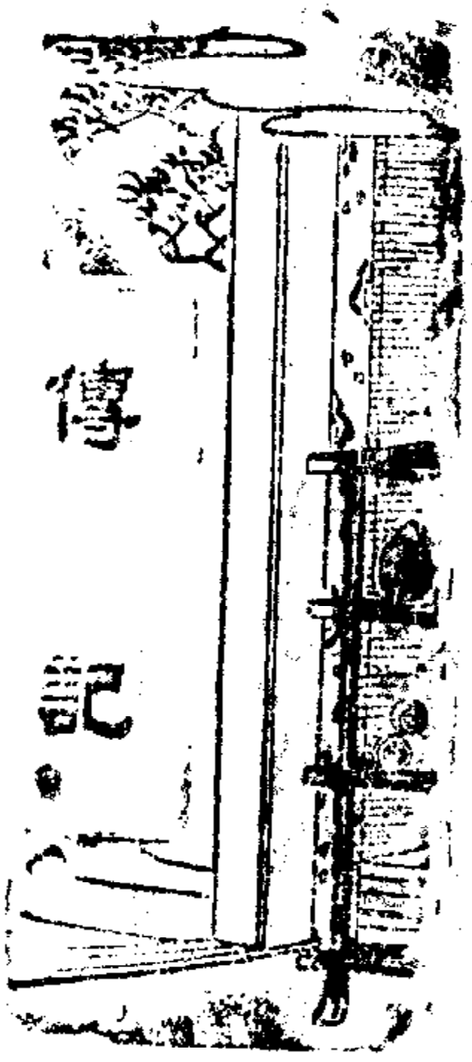
自噶蘇士去國後。匈加利憔悴於奧俄之虐政者凡十年。此十年間。愛國之士。或殺或亡。或以病死。舉國空無人焉。其碩果僅存者。則前司法大臣狄渥氏一人而已。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開戰失利。遂失意大利屬地。奧王迫於外患。又不得不求助於匈民。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於是狄渥氏被選爲彼斯得省之代表。爲匈加利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一切國務依此憲章以行。二曰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四十八年故事。三曰革命時代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國。反其田里。奧王固非樂許之也。然迫於時勢。不能不從。卒以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親臨彼斯得。謁守金牛憲章。兼王匈國。是即今日奧匈雙立君主國所由成立也。

古魯家自恥其無面目以見匈人也。乃退匿於奧國之一田舍。奧廷給以歲俸六萬。終其殘年。所至受村落之侮蔑。鬱擦以死。噶蘇士在天涯漂泊之中。猶日日著書作報演說。謀所以開導匈加利人。而恢復其將來之利益。此後狄渥之再造茲國實一遵噶蘇士之遺教也。六十七年權利恢復以來。匈加利之進步。一日千里。噶蘇士大慰藉。乃卜居於意大利山水明媚之地。研究格致之學。以終其天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廿一日。去此世以入天國。享年九十二。

新史氏曰。匈加利之僅有今日。匈加利人之不幸也。匈加利之尙有今日。又匈加利人之幸也。夫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磅礴天壤。彼匈加利者又豈以僅有今日而自足耶。然其能使之有今日且使之將來誰實爲之。吾敢斷言而不疑曰。噶蘇士之賜也。嗚呼、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加利者何限。而噶蘇士何曠世而不一遇也。海山蒼蒼。海雲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忻慕者也。

（完）

鐵血宰相俾斯麥傳



蛻菴

緒論

十九世紀之末葉以聯邦帝國（German Federal Empire）崛起於歐洲之中原據二十萬八千九百英方里之面積擁五千二百一十餘萬之人口練五十八萬常備之陸軍備二百艘之軍艦領一百一十三萬方里之屬地龍拏虎跳泱泱乎雄視於歐洲其殖民商務之繁昌駸駸繼英而代起近且欲統合日耳曼民族諸國爲之雄長以張其霸圖於地球者是非德意志帝國乎方一千八百五十年間彼日耳曼聯邦殆如散沙飛塵萎靡不足以自立然以一旦區區普魯士之力執鞭策以爲之指揮舉十一王國之執其牛耳握其霸權以新造此日耳曼民族所謂

論著門

歌所夢囈所馨香尸祝之神聖帝國遂使闇曶陰翳之日耳曼歷史光輝照耀赫如旭日之在東誰造德人之風雲誰成德人之羽翼乃令不三十年而遽雄飛於大地歟嗚呼微俾斯麥不及此

俾斯麥何人也俾斯麥能利用時勢之英雄而亦能抗逆時勢之英雄也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之風潮捲地漫天以震盪於歐洲之大陸加富爾乘此風潮拔意大利於淒風陰雨之中而新建羅馬之舊國既成功揮手而去矣於是民族國家之思想益激刺於日耳曼民族之腦筋而驟增其熱度俾斯麥者固抱此主義而與爲生死者也乃率其熱心統一之民族排奧蹶法遂踵加富爾而奏建國之偉功嗚呼英雄固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雖以橫絕一世之霸才固不能無所憑藉以成此盛業也

然而俾斯麥者固非隨時勢爲俯仰而悍然敢與輿論爲敵者也法國大革命以來歐人日揭其自由民權以與所謂神聖君權相搏激若決黃河而東注其勢湍激銳悍而不可當雖以拿破侖之驍傑梅特涅之梟雄一牴牾此風潮而無不立廢俾斯麥顧獨抱其『君權神聖』『政府萬能』之主義悍然屹立於風潮獰惡之中乃能談笑從容展

其專斷政略於自由旋渦之間坦然成功而去嗚呼俾斯麥何人有何魔力有何神量乃能強矯不倚如此

蜕菴曰古來任大事建大業之豪傑未有不豐於自信力者也商君之立法也廷臣爭之之舉國之人譁然議之商君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卒以施政克林威爾之摧革王政也舉國詆爲大逆不道其解散國會也舉國憎其專制獰猛克林威爾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卒以成功安石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卒以變法王安石之行新法也盈廷之碩輔天下之清流囂然詆其擾誤蒼生變亂祖法甚者詆爲大奸王之貴戚撓之舉國之人譁然議之商君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卒以成功格蘭斯頓之倡議愛爾蘭自治也親信之腹心同志之黨人羣起反對乃若仇敵自由黨至以潰敗格蘭斯頓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議案卒以通過彼所謂豪傑者寧憙用而不知違逆輿論之難以成功哉然以爲輿論者凡人之常識固非必深知遠於實行豪傑之所以爲豪傑之時勢事變應以吾之才氣智略德量經驗足以爲國家謀公益而外察當世之時勢事變應以吾之才氣智略德量經驗或無以易而未必能適於實行豪傑之所以爲常人之所不敢爲也吾內審其才氣智略德

而確然自信其可以有成深沈詳察內斷之心則奮然排萬難以行之雖秦嶽黃河橫梗其前而不少沮雖震雷怒霆之旋繞其側而不少驚任一世之非笑怒罵醜詆力攻不回以達其目的決不少枉所信以容悅於人嗚呼天下之豐功偉業無一不在摹疑謗之大力必不足以任天下之大事者也

嘉勒特吉之論俾斯麥曰。世人咸震慄俾公。公亦無以異於人。所異者惟有剛毅不撓之二種獨立根性此足爲德意志國權之代表耳」嗚呼。能建國獨立不撓之國基。必先養一己獨立不撓之根性豈惟俾斯麥如是彼商君王安石克林威爾格蘭斯頓諸豪無不如是寧惟商君王安石克林威爾格蘭斯頓諸豪如是堅盡三古橫盡五洲凡能肩任大業之英雄靡不如是蓋國家公益者英雄之正鵠而剛毅不撓者英雄之資格也彼志行薄弱之徒波靡於風潮之內衆人譽之則若有餘衆人毀之則又若不足曾不能堅持主義惟盲從輿論以爲俯仰前郤彼曾不能自立而顧能語立國之宏業耶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彼陣斯麥之風力其亦庶幾能立懦

傑生。也。雄。行人。窮。時國、歐、十者歟。作俾斯麥傳。

第一節 俾斯麥前普國之形勢及其前輩之三傑

九、世、紀、初、期、之、普、魯、士、固、不、當、法、蘭、西、之、藩、屬、也。拿、破、侖、以、驟、雨、颶、風、之、勢。橫、行、於、歐、洲、之、中、原、鐵、鞭、一、擊。無、堅、不、摧。而、普、魯、士、錦、繡、之、河、山。亦、遂、蹂、躪、於、鐵、騎、縱、橫、之、下。五、萬、之、雄、兵。臥、榻、之、側。遂、爲、他、人、所、鼾、睡。方、是、時、歐、洲、諸、國。咸、震、懾、於、拿、帝、之、雄、威。無、敢、發、一、卒、饋、一、矢、以、援、普者。外、援、既、絕。內、勢、日、蹙、陷、餘、息、奄、奄。普、佛、力、特、雷、大、王、以、來、訓、練、精、銳、之、騎、兵。亦、爲、拿、破、侖、所、解、散。城、壘、踵、陷。無、用、武、之、地。然、天、固、欲、以、普、爲、俾、斯、麥、之、舞、臺。不、能、遽、令、其、沈、埋、於、腥、風、血、雨、之、中。天、固、將、使、日、耳、曼、民、族、雄、飛、於、世、界。不、忍、其、黯、悴、以、斃、於、羈、軛、纍、囚、之、下、也。於、是、篤、生、三、傑。使、之、篳、路、藍、縷、斬、除、荊、棘、以、奠、普、國、霸、圖、之、基、礎、以、爲、俾、斯、麥、執、殳、之、前、驅、云、爾。

記 傳

普既屢屈於法。勢幾爲之屬邦。拿破侖有征俄之役。命普王率師以從。當是時。普力雖屈。然愛國之志士。義憤之國民。怒法人之無禮侮我。君主辱我國權。寧收合餘燼。一戰再戰。誓死以爭此主權。寧亡其國而不可受法人之辱也。莫不泣血椎胸。請普王拒法之命。普王乃謝法曰。大國有命。敢不悉索幣賦以應大國之求。然普小國也。新困於兵。傷痍未復。征俄之命。不敢與聞。拿破侖怒。將討之。適有事於西班牙。普遂得不被兵禍。普王憤國威之不振。亟及此時修明內政。乃任士坦以內務。任哈爾丁伯器以外交。任希阿侖阿爾以兵事。三人者皆政治之雄也。而士坦之才尤爲傑出。

士坦者普之一貴族也。少仕佛里特雷大王。心醉英國政治。常欲移之以改革普國。今方受政。當國則大展其懷抱之偉略。以從事於革新。彼知積弊已深。非補苴罅漏之所能爲力也。乃務解弦更張。以行英斷之改革。與隸農以自由。整地方之自治裁貴族之特權。均國民之賦稅。整理財政。以償一億五千萬之軍費。然士坦之國威不可不先謀日耳曼帝國之統一。彼其偉大之政略。與俾斯麥如出一轍。是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然士坦以民志不一。不能遽謀統合。則日討國人而訓

之激以國仇之未報國恥之未雪且屢以民族主義激厲其愛國之心於是普人敵愾之憤氣排外之熱度火炎電激風起濤湧鬱勃噴薄且痛且憤而『日耳曼統一』之理想亦復漸茁怒芽士坦生聚教訓未及數年而元氣凋敝之普魯士遂蘇而未來之日耳曼帝國遂遍印於普國國民之腦

然而士坦之舉動固日刺拿破侖之目而深觸其忌者也乃下令普王命逐士坦於是熱誠愛國之偉人遂不能終爲祖國盡力賚此無窮之宏願未竟之雄略而客死於俄士坦既罷哈爾丁伯器繼之哈氏雖無士坦之才略固非駑蹇之凡才也既繼相悉守士坦之前規善於外交能折衝於樽俎方是時希阿侖呵爾爲將軍總治軍政普國自佛里特雷大王以來久以陸軍聞於天下希氏乃更創爲舉國皆兵之制務使國民皆服兵役之義務以振其尚武之精神此固軍國民之嚆矢而他日俾斯麥所資以擢奧仆法者也嗟乎河山再造日月重光完既缺之金甌定中原之覇業彼三傑者寧獨普人身受其賜雖俾斯麥固亦何嘗不蔭其餘烈者哉

拿破侖既敗沒日耳曼列諸乃組合聯邦撰委員以開聯邦會議而墺大利以異種之

國。康天者四十餘歲。然其時三傑皆久已老死。泰英風銷歇。金劍沈埋。人物淘餘江山寥落。固不肯令普魯士之政治舞臺久寂寥也。風雲黯黯乃復誕生此絕世之人豪。

第二節　俾斯麥之家世及其少年時代

俾斯麥名阿特。伯蘭丁普魯州中貴族之公子也。以一千八百十五年四月生於希汪哈文。而拿破侖實以是歲遠謫於聖歇里那島。一蓋世之英雄。去一蓋世之英雄。來歐洲之風雲遂隱隱有遷迤接連之勢。其曾祖曾事弗里特雷大王。歿於王事。其父爲近衛太尉。以一千八百三年與內閣議官某之女路易撒結婚。生六子。俾斯麥其三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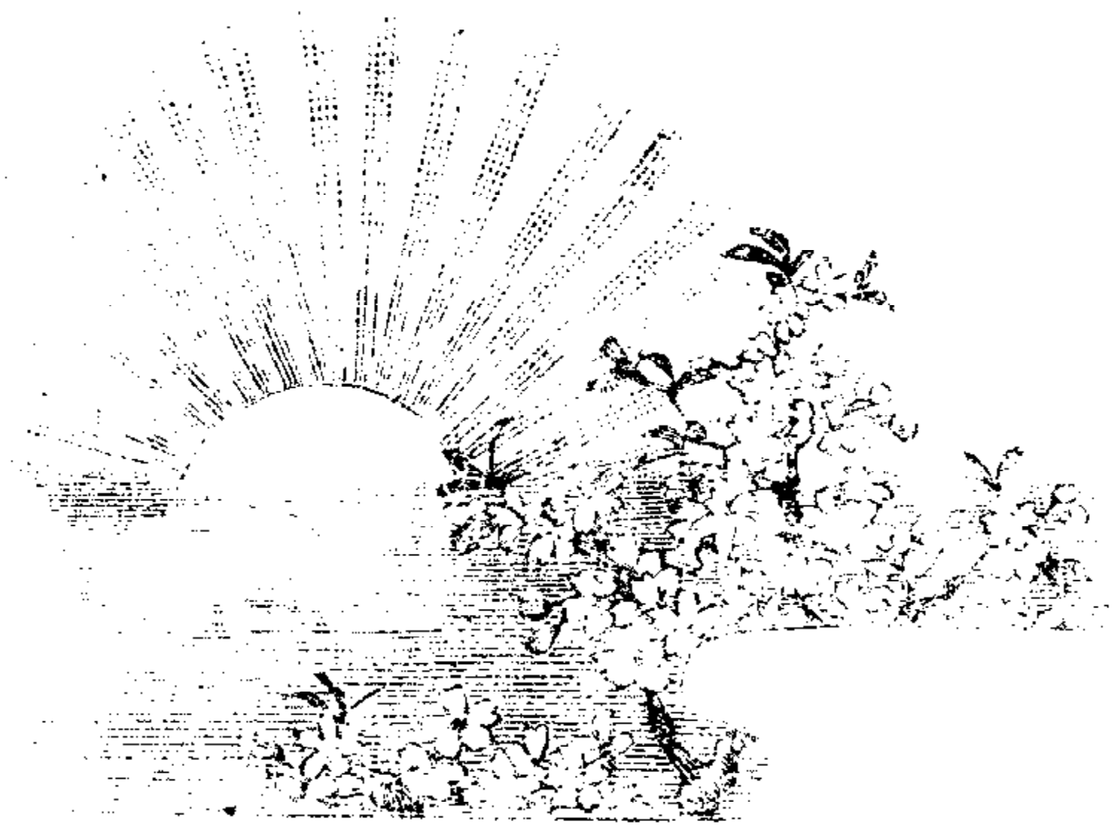
俾斯麥之擁護君權。老而彌篤。殆其少年受之於家庭、教育爲獨深云。

俾斯麥者。一紈袴無賴縱橫跳盪之惡少年也。少與其兄共學。年十六。卒業於柏林中學十七入厄丁堅大學校。治法律學。尋轉伯林大學。逾年。卒業爲法律學士。俾斯麥少不好學。惟日以縱酒決鬥爲事。及入太學。亦不肯刻厲。以法律爲齷齪。常厭苦之。嗚呼。

年。公學十尤。今棄也。學一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其季父怒之。乃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此項羽少年之歷史也。暗嗚叱咤之雄。豈能屑屑於章句。豪宕斫馳英雄大抵然矣。既卒業。出就吏職。旋輒去。二十三。就兵役者二年。歸居於其領地者數歲。折節讀書。大肆力於歷史。縱觀古成敗興亡之故。與夫豪傑措施之方略。慨然有動於中。復以餘閑涉獵哲學諸書而喜讀士比諾索之著。終身讀之不厭。每當繁劇之際。則輒取而誦之。以養心云。年二十六。與同州宦室之女白耳美爾結婚。旋漫遊於英法諸國。以察視制度文物之實況。既日縱於射獵。狗馬落落無以自見。世亦以豪少目之。莫之奇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被選爲國會議員。於是粗暴放蕩之豪少。始斬然露頭角於政界之中。

（未完）

論著門



✝

鐵血宰相俾斯麥傳

蛻 菴

第三節 俾斯麥之政略及其閱歷

變法立一統圖中原此諸葛策蜀之政略也其後蜀漢之霸圖卒不出其前席之所規謀跨有荊益和撫夷越東結好於孫吳乘變以圖北方外連衡以鬥諸侯此商君霸秦之政略也其利以北之後一統之偉業卒不出其所規畫自來偉人之謀國任事也固非遭際事會之利之建統圖一之以撤的尼亞爲藉手善其外交孚仆強敵此加富爾謀意之政略也其後普魯士之勃興農戰驅魏東徙據關河之險外連衡以鬥諸侯此商君霸秦之政略也其利以北之後一統之偉業卒不出其前席之所規謀跨有荊益和撫夷越東結好於孫吳乘變以圖北方

成於凱旋策勛之日而實成於就職受事之初也吾乃以是驗之粗暴豪放之俾斯麥「今日所恃以決勝者赤血耳黑鐵耳」此所謂鐵血主義俾斯麥所挾以龍跳虎躑於中原者也然而鐵血主義云者質言之則曰戰爭政略而已則曰武斷政治而已古來絕世之英雄若亞力山大若該撒若拿破侖叱咤喑嗚千人皆廢類無不藉此主義騁雄心而宏覇業然拿破侖敗竄以來列國皆厭倦干戈各國均勢互保和平之聲騰溢於歐人之口且法國革命而後歐人皆心醉人權民約之說洶洶以爭個人之自由既爭人權以亟謀內治自無餘暇張國權以競外交俾斯麥顧乃欲馳此人競自由倦苦戰事之人民以突起於均勢和平之世界以行其戰爭武斷之政略斯亦捍逆時勢而可謂至難之業也

然而俾斯麥計之稔矣彼自元髮方燥以來即竊怪我可愛可戀之祖國如荼如錦之山河何以遽蹂躪於拿破侖馬蹄之下無亦侯國割據競內鬨以召外戎不及今統而一之必無以揚我國威以與別強相馳騁於是民族主義　思想遂凝成舍利於胷中蓋以爲日爾曼統一問題固我同胞所晨謳而夕夢而昔賢士坦齎志未竟之事業待

我以負其重任當[illegible]之世非我莫能爲也當其游獵於瑞士南方嘗從容語其友曰「今日籌日爾曼聯邦舍統一更無他策僕雖不敏竊願爲國民有所盡力會當建一新國以張我祖國國光他日得所藉手必[illegible]貽知己羞耳」嗟乎外揆時勢碻乎自信其策之無以復易內量知客復坦然自信其才之必能有成英雄之厚於自負固如是耶彼既抱此主義以爲生死默計所憑藉以成大業者惟我普魯士宗邦然非搏結國民擴張軍備則無以擢仆強敵而控制羣侯小民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朝畫一策而議院咈之夕運一籌而報章譁之築室道謀事機將逸是非擁神聖之君權猶未足以行吾之志蓋俾斯麥之尊護王權雖種姓遺傳之天性然不握重權固不足以舉大事斯亦其政略之不得不然者矣雖然民權之怒潮方洶湧而波盪國中誰能挽黃河使西流以攖其新發於硎之鋩刃然俾斯麥以爲是易與耳人權自由固國民之所甚欲然統一大業則尤彼祖若父累世以來所歌泣懷思而未得者也吾稍奪其人權自由而償以累世所歌泣懷思之大欲彼且驚喜過望豈肯梗吾事而敗其成故當其初就相位也怨言紛起彼坦然曾不爲意嘗語人曰「吾今日之舉動雖置吾於斷頭臺上固

論著門　四

不足以快國民之心雖然吾將使彼之怒罵易爲謳歌吾將使彼之詛咒易爲頌禱嗚呼俾斯麥之政略固欲操縱輿論能爲輿論之母而不肯爲輿論之僕者也俾斯麥者十九世紀中歐洲第一流之外交家也然而人才以磨練而成固非悉由天授其所陶養者不預則其所成就也不閎故雖有器識英邁之才苟非深察政治之實況以拓其見聞投身政治之劇場以習其手腕飽更交涉之事變以練其智略則雖學識高遠措之實事必將捍格而不能行俾斯麥一粗豪鷙悍之紈袴子耳何以手柄大權遂能神智煥發肆應不窮捭闔縱橫操縱列强於掌握然後知一十二年之公使生涯固俾斯麥之實驗學校而勃發其鞭笞宇宙之雄心鑄成其龍象蹴踏之霸才者也

方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日爾曼之聯邦會議再興聯邦政府皆派遣委員開會議於俾蘭克富爾普廷命羅侯將軍爲公使而以俾斯麥副之既而羅侯辭職俾斯麥遂繼其任當是時聯邦會議之使臣固非代表人民之議員也其密室聚謀亦非欲謀日爾曼聯邦之公益也各務肆其陰謀以圖因利乘便之舉機詐百出以術相傾普廷乃以樸豪樸訥之俾斯麥置之於機牙肆應之間人咸竊議普王之委任非人而深慮俾斯麥

之顛蹶辱命。墮人術中以誤大事也。衆議沸騰。王亦惑之。羅侯乃力言於王曰『俾斯麥雄才大略天下才也其才勝臣十倍願王委任勿疑』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亦復不易非鮑叔蕭何之明達固未易拔夷吾於囚虜將韓信於庸衆之中也俾斯麥既就使職。奮其絕人之精力。從事於精密之調查。遍交當世之政治名流。深悉捭闔之權謀。與夫列國縱橫之形勢。當是時。墺大利方爲盟主執聯邦會議之牛耳俾斯麥深窺墺國之外強中乾其執政者之無能爲役普國取威定霸不可後時乃密請普廷屯兵於路卑康之南野[illegible]張普國之霸權深結科查噶夫以交驩於俄誘說拿破侖第三間佛墺之親交以孤墺大利外援之勢於是俾斯麥之才略已耕藉於歐洲外交界中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被命爲駐俄公使。俄固俾斯麥夙所交驩恒思結爲親交以携俄法同盟之局者也受命[illegible]俄深與其士夫相結納俾斯麥才氣縱橫不可一世然其舉動之坦直意氣之磊落固宜於樸直質素之俄人故駐俄四年俄國人士無不傾心敬服既而普國政府。爲自由黨所攻窘。內閣日以動搖。普王乃召俾斯麥於俄都。將命爲大臣。使之操縱議會。俾斯麥猶恐識見未擴閱歷未深且慄於威震一世之拿破侖第三

初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二日。普王腓列特雷威廉四世崩。攝政大弟威廉第一世者也。是第四帥　俾斯麥之初政

初欲一一其舉動乃請使巴黎以詳察其世仇之法之內政以俾斯麥蓋世之霸才誰足扶麥無之當其一一民族一一盼駐法數月遍觀法國之朝野夷然知法之無復足畏乃漫遊英國察視英人政體以洎厲其政才時普國民黨之勢燄日張議案屢遭否決政府岌岌束手無策。欲其一一族一一覬覦其舉動乃請使巴黎以詳察其世仇之法之內政以俾斯麥蓋世之霸才誰足扶麥無之當其欲一一民族一一盼駐法數月遍觀法國之朝野夷然知法之無復足畏乃漫遊英國察視英人政體以洎厲其政才時普國民黨之勢燄日張議案屢遭否決政府岌岌束手無策。

首一一倡偉安曰曰千一一改革兵制之議亟先擴張軍備燕有燕席以拓其霸圖然憲法新定民黨之氣燄日張議案屢遭否決政府岌岌束手無策。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廉仙一
倡偉安曰曰千
一一改革兵制之議亟先擴張軍備燕有燕席以拓其霸圖然憲法新定民黨之氣燄日張議案屢遭否決政府岌岌束手無策。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廉仙一
倡偉安曰曰千
一一改革大罷免一一王之遺業荼火蓬勃之雄心彪綳而一一可復。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德意志帝國之帝冠英名赫然照人耳曰而後世所稱爲威廉第一世者也。是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廉仙一
倡偉安曰曰千
一一攝政來神聖憲法而不敢侵犯盡革前朝干涉選舉之弊政憲收之實以還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廉仙一
倡偉安曰曰千
一一改革大罷免一一國家以張排列特雷威廉即位。
一一一一人一一王之遺業荼火蓬勃之雄心彪綳而一一可復。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廉仙一
倡偉安曰曰千
一一改革兵制之議亟先擴張軍備燕有燕席以拓其霸圖然憲法新定民黨之氣燄日張議案屢遭否決政府岌岌束手無策。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廉仙一
倡偉安曰曰千
一一攝政來神聖憲法而不敢侵犯盡革前朝干涉選舉之弊政憲收之實以還

遏建民威問初
首一一咸廉仙一
倡偉安曰曰千
一一改革大罷免一一國家以張排列特雷威廉即位。
一一一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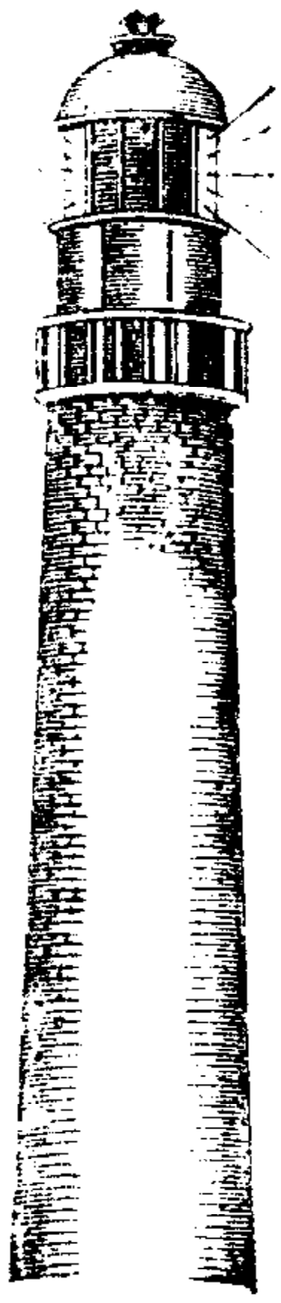
燄鴟張務欲裁抑君權以奠憲政之基於不拔且以爲王即位而首增重兵徒重吾民之負擔而未必有利於國家議屢下而屢否之威廉鬱鬱不得逞私念俾斯麥脈略絕人可共大事乃拔而屬以重權當是時也帷幄之所籌策堂陛之所咨嗟宮中府中之所仰思俯計無一非統一聯邦之事業即無一非擴張軍備之問題烏乎以神武不世君主濟以霸才軟倫之才相如魚得水如虎傅翼一心併命以殉功名雖更有什佰議會寧能縶神鷹脫韝之翼哉蓋不待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威爾賽士宮加冕之日而德意志帝國之大業定矣

然俾斯麥素以擁護君權聞於國中當其爲議員時久爲世人所側目及其躡足相位民黨逆策其必申前請則務竭死抵抗以挫其鋒然俾斯麥早挾一鐵血主義以登政治之舞臺矣則亦毅然再提擴張軍備之議案且求增常備軍二倍議院大譁以爲一國家幸保和平乃皇皇日議增兵意胡爲者且累世以來元氣凋弊家鮮蓋藏民不堪命今乃曰增常備軍二倍是絞吾民之膏血而擲之虛牝張皇不急之務以重苦吾民也」堅卻其議俾斯麥深憤議員之闇於時勢狃近安而無遠慮然軍國大計未可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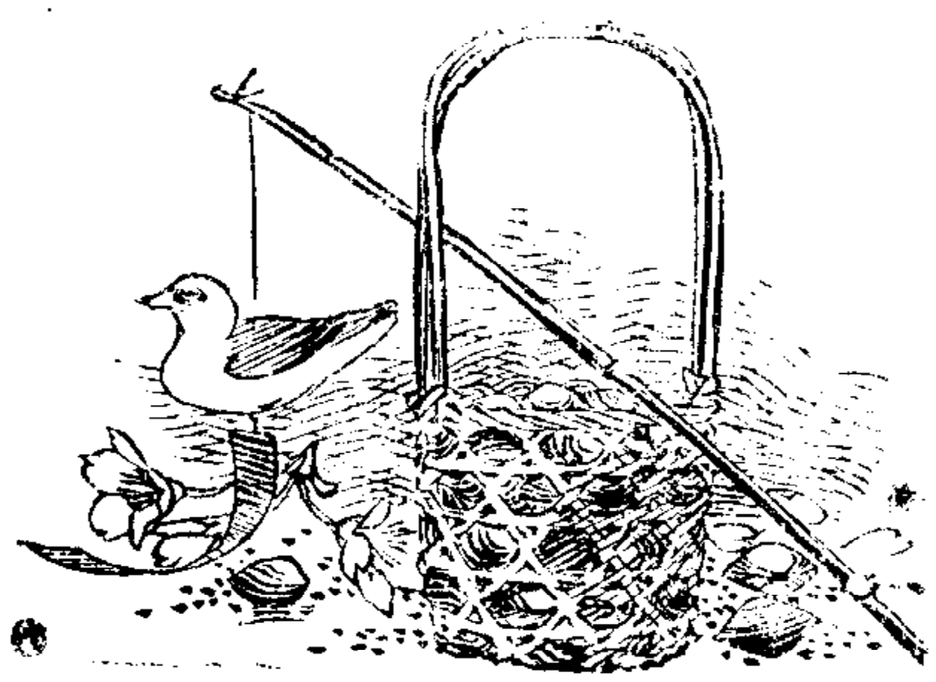
言於衆有謀人之心而先露其迹使敵有備以敗吾謀也更無說以釋其惑乃憤然厲聲應之曰『諸君豫以爲可保和平耶余以爲爲計尚早』議院以彼之無辭以自解則力持前議益堅俾斯麥雖奇悍無倫終未敢蹂憲法而攖衆怒與議會相持不下者延及四年初、威廉以豫算案之屢遭否決也悒悒不勝其忿決議禪位於太子俾斯麥力以去就爭之且謂別有操縱議會之妙術王議乃寢今累年而議卒不就王尤憤懣不可爲懷君臣相對計無所出俾斯麥乃奮然曰衆議爲梗待無可待今不專斷行之是志終不伸而業終不就也乃奏請於王解散議會逕採上院議決之議以實行徵兵之制且揚言憲法之有損無益反不如君主專制之易於舉事猶能強國利民前後解散議會者且及四回於是『俾斯麥不道』『俾斯麥違犯憲法』之聲洋溢道途日聒於耳俾斯麥屹立於楚歌四面之中夷然曾不少動更抑制言論之自由束縛出版之權利脫去一切羈縛悍然行其所自信而不疑羣情洶洶怨聲載道腓列特雷親王亦不謂然上書於王力言解散國會抑制自由之背逆大憲激成衆怒期期以爲不可王笑置之不以爲意嗟乎君臣之相得雖以父子之親不能間阻非有英斷之威廉固未易信

任鷙悍之俾斯麥而竟其才也雖然英雄固有幸有不幸俾斯麥幸而老壽得以有大勛勞饜塞衆望間執國民之口耳脫俾斯麥未及統一聯邦而前死則其愎橫之舉動固亦與英之士特拉科（英查路士一世相臣爲議院彈劾處死者也）奧之梅特涅同蒙民賊公敵之醜謚供後人之所唾罵而又奚所擇耶嗚呼是不可謂非俾斯麥之獨有天幸也

（未完）



諧著門



大哲斯賓塞略傳

彗广

嗚呼。斯賓塞先生逝。嗚呼。十九世紀學界之一代表人。竟隨彼世紀而逝。

先生以哲學鉅子聞。雖然。先生之哲學。非猶夫尋常之哲學也。其範圍通物質以及精神。其系統亘阿屯以及社會。盖先生之哲學學派。乃據近世科學之結果。爲地盤而建立之於其上者也。其畢生集注精力貢獻於世界。永爲人類一大紀念物者。在其所著會通哲學之五大鴻篇五篇者。析之而爲五。合之而爲一者也。今先舉其名及其卷數。與夫出版年月如下。

一	哲學原理 First Principles	一卷	一八六二年
二	生物學原理 Principles of Biology	二卷	一八六三至六七年
三	心理學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三卷	一八七〇至七二年

四　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三卷

五　倫理學原理　Principles of Ethics　二卷

構　知　五

篇凡爲十巨帙。自初版以至完成。歷時殆將四十年。甚矣、絕學之成、之不易易也。欲知其學統之大概。則先生當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嘗以募集刻資之故。先槩括其結構之內容以公諸世。譯而讀之。略可覩矣。

哲學原理第一　凡一卷

第一編　不可思議者……以調和科學宗教兩者爲目的。凡人間世知識所不能及想念所不能通之事理。皆可導之以歸於科學的結論。

第二編　可思議者及其公例……人間世可見可聞可想可識之事物。皆莫不有其原理。以今日之科學類能證明之。然不徒有其各自之原理而已。又有其公同之原理。故彙通凡百之現象。而指出其最高之總鑰。即此編所有事也。

生物學原理第二　凡二卷

第一編　生物學之基本事實……演述物理學及化學之一般眞理。

第二編　生物學之歸納……演述博物學家生理學家比較解剖學家所堆定確立之原則。而概括折衷之。

第三編　生活之進化……舉尋常人所已知之進化說。而以演繹的歸納的方法。博立其證據。

第四編　變形的發達……舉凡有機物之形體。及其所從出之力。而指出其相互之關係。明儲能效實以成形之理。

第五編　生理的發達……考機能之化分及其增進。明其相同之關係。又明其同一體而部分各異發達之理。

第六編　增加之法則……調查各種動植物生殖之程度。而知此等之變化。同出於不可避之一原因。

心理學原理第三　凡二卷

第一編　心理學之基本事實……論精神與生活之關係。及彼兩者與夫不可思議的哲學之關係。

第二編　心理學之歸納……凡關於精神的現象。既經實驗確定者。今括其綱要。

加以發明。

第三編　一般綜合

第四編　特殊綜合（案）此兩編於一八六〇年之前。既已出版故斯氏本文所述。不再及云。

第五編　形體的綜合……舉心識流轉相續之情狀。合以哲學原理所發出之神經運動的大例。而發明之。

第六編　特殊分析

第七編　一般分析此兩編亦出版在前。故原文不詳。在

第八編　分例……合社會學所從出之理論數端。以成此篇。

社會學原理

第一編　社會學之基本事實……論社會現象所由生之各種原因。如人類之觀念及其感情。自然界之各情狀。社會本體所生日趨複雜之情狀。是也。

第二編　社會學之歸納……觀社會之變化。而考得其普通事實。取各種社會及

其機續之狀現在之狀。而比較之。皆基於經驗以立言。

第三編　政治的組織……論政府之進化。述其種種之標本。種種之變形。種種之複雜增進。而以其職分其權限終焉。

第四編　教會的組織……宗教政府。由尋常政府而化分者也。宗教政府。日趨複雜。其宗派亦日增加。皆隨知識之進步而道德之性質亦與俱變也。是編專述宗教思想之變化。求其與科學眞理漸相調和之跡。

第五編　儀式的組織……與他等統治體同根。而漸化分者也。謂之統治體之第三種可也。述其自然發達之史。

第六編　產業的組織……考生產分配之機關。尋其不可避之原因。即分業之進步。及產業機關之增加複雜。是已。又產業的統治。與政治的統治。同一現象。故詳論之。

第七編　言語的進步……言語之進化。與社會相隨。故須考其心理上之作用。

第八編　知識的進步……其進步狀況。亦與言語同。自性質的先見。進爲分量的

先見。自不定進於有定。自有形進於無形。今爲述其統系。

第九編　審美的進步……論美術之原始。及其相互化分之次第。述其目的日趨於高尙之所由。

第十編　道德的進步……論人性順應於社會而日變日進之跡並言其感受遲緩之理。

第十一編　一致……論各種之社會。其結搆其機能及其發達繼續之現象。同遵一軌。道有必然之結果。

道德原理第五　凡二卷

第一編　道德之基本事實……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所測定之大則。凡以示人生正義之所嚮也。故道德理想隨而發生。今述其總綱分目之原素。

第二編　道德之歸納……凡開化國重要之道德法則。悉裒錄之。而因以定人間行爲經驗確立之規則。

第三編　私德……凡個人立身必要之條件。關於形體的知識的道德的宗教的。

各考其原理。若何而使內部之欲望與外部之需要常保平衡則私德之體要也。今詳述之。

第四編　正義……即公德也。人間行爲之相互的制限當何若。如何而能悉遵守之以搆成政治進步之目的。今詳述之。

第五編　消極的仁慈……爲道德上所必要。而爲法律上所不必過問者。以種種間接。以防相互幸福之破壞也。今述其界說。

第六編　積極的仁慈……從於社會之順應。而爲人類所不可不履踐者。今述其界說。

譯者案讀先生此篇自述之文。則其著述之宏博精盡。包宇宙。通古今。綜合有形無形於一爐而冶之。可以想見矣。原書既精深。終非至簡略之片語所能包舉。加以譯者於先生之學。未窺一二。而此篇又由日本文重譯而來者。其中舛誤之處。知所不免。乞讀者之恕諒。觀其大略而知其意焉可也。

先生著述。除此五巨帙外。尚有社會靜力學一卷。Social Staties 刊於一八六一年。教育論一卷。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Phynical 刊於一八六一年。社會學研究法一卷。Study of Sociology 刊於一八七三年。案此書即侯官嚴氏所新譯。題爲羣學肄言者也。今僅譯成其半。斯氏書入中國。以此編爲嚆矢。記述的社會

學八卷 Descrigtve Sociology 刊於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二年。科學政治及推理的論集三卷。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刊於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三年。個人對國家論一卷。The manoversus the State 自由篤論一卷。Plea for Liberty 皆刊於一八八四年。

盖自一八六〇年先生自發表著述概略以來。即所譯之原文 直至一八九四年。哲學原理之末卷。即五帙中第一門之末卷出世。其會通哲學系統全書乃成。而先生亦既老矣。

先生名哈眸 Herbert Spencer 斯賓塞其姓也。以一八二〇年生於英國之達比府。祖父皆爲學校教師。家清貧。體羸胝。自其幼時。父母頻慮其不育。父以其體弱。不任受普通之教育也。乃不令入學校。常自誨之。使爲適宜之運動。以強筋骨。然收效頗少。多病如故。先生自幼好博物學。而不喜語學。常以希臘拉丁各古文爲無謂。不屑屑意。故雖以先生之高名。其學淹貫宇宙萬有。而於希臘最粗淺之教科書。尚不能悉解云。

當時英國之學制。凡不通希臘語者。不能入大學。所得就學者。惟士木之一職業耳。故先生爲鐵路機器師者凡八年。其間關於建築學頗有所著述。未幾別業。洎一八四二年。始著「異教徒」 The non-Conformist 及「政府適當之權限」 The Proper Sphere of the

Government 兩文投於某叢報中。實先生從事著作之嚆矢。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爲生計學叢報 The Economist 之編輯員。始著社會靜力學一書。後爲四季叢報 The Quarterly 主筆者有年。

當先生之晚年。大名鼎鼎。每一著述。洛陽紙貴。盡人能知之能言之。而其初年。受舉世之冷淡。籌印布之困難。殆有出人意表者。其所著「社會靜力學」之初出版也。一八五〇年以原稿託印於書肆。而坊賈無一肯受者。乃節衣縮食。自籌刻貲。僅印七百五十部。逾十四年始能售罄。後五年。其會通哲學內之心理學原理成書。託印於書肆。無應者如故。復以已力印七百五十部。除贈送友人數百外。仍逾十二年始能售罄。其後發行教育論及論集等書。其結果亦與前同。先生既抱宏願。著彼十巨帙之會通哲學。自審以綿薄之資力。終不能達此目的也。乃不得不募集豫約。發出股票。以求刻資。而以每年四次印出各卷。以布諸於購者。然至生物學原理第三卷出版時。所耗仍鉅。卒以四次之借貸。始得繼續。先生嘗戲語某友云。縱使余壽百齡。余亦不能償印書所失之資財。蓋紀實也及其晚年。名譽既轟五洲。每出一書。重版十數。然先生以精力不繼。須雇用

多數書記。耗費不貲。雖至身後。仍蕭然也。

財政之困難。既爲先生著述一大魔障。而其阻力尤甚者。則身體之不健康是也。先生當募集刻貲時。本擬以數年之力。盡出各書。而遲至三十餘年之久者。非輕視諾責。實由病魔所纏也。先生以節養精力。故每日從事著述。只能以數小時。或年餘不能搦管。此先生各書敘言中所常道。亦天下所共見也。先生非自愛惜。自審萬一一瞑之後。則大業終非他人所能繼也。

古來豪傑之建大業者。莫不有忍辱負重之毅力。冒萬險排萬難而僅乃有成。豈惟事功即學問亦有然矣。先生於所箸社會學原理第三卷之末自跋云。『余當三十六年前始發心以著此會通哲學也。由今思之。不得不自驚其胆氣之豪。而今以暮歲卒得見全帙之寫定。抑亦始念所不及也。』夫以極窘之刻資。極羸之病體。曾不自餒。而毅然貫徹其目的而後已焉。詩人索士比亞曰。『紀念碑上之忍耐力。對於苦難而含徵笑者也。』若先生庶近之矣。世有崇拜先生者乎。勿徒學其學。學其學其人可也。

(一) 物質及物力二者常循再分配之例此例彌綸於宇宙至溥徧至細密而未嘗須臾息者也

(二) 再分配之結果有兩極其在質之合同力之散布則爲進化其在力之翕閟之分裂則爲解散

(三) 合同之作用或爲凝著之一集合體而無他種變化與之相伴者名爲單純進化。

(四) 自流而至於凝爲一次變化其所凝集之各部分又順應於外境而更爲二次變化若是者名爲複雜進化。

(五) 凡變化皆由純一而進於厖雜自宇宙全體以至其中各部分所顯變化之跡莫不皆然恒星及星霧之集合也有然太陽系統之聯結也有然無機體所構成之地球也有然有機體之各動植物也有然地質時代各有機物之結集也有然在人類社會亦然在社會中各事物之動機亦然

(六) 合同作用與化分作用相和不徒使純一者變爲厖雜而已又自不定之純一

變爲有定之厄雜

(七) 物質再分配者所以構成集合體之進化也而一體既成之後又自有其再分配力復運動以至無窮層復一層愈赴厄雜

(八) 天下現象無所謂絕對之純一者存也故再分配爲不可避之公例而其所以再分配之原因如下。

(九) 以純一之不安固也於是每投加其異性於集合體之一部分於是所生變形之結果如下。

(十) 一曰增加也一外力加於質點或本質點之中自含化分力於是而諸種變化起此等變化之各體實爲其增加的變化體之母也變化之增加則集合之厄雜亦從而加

(十一) 一曰分離也常由不同之單位而結合於同一之單位此其作用也

(十二) 一曰平衡也平衡者凡變化體所受集合最終之結果也各種變化於其集合體之各部分復有反抗力於是平衡出焉當其未達

於平衡也必經過平均運動之移變一階級（原注云。如有機體之各動植物。雖然其在無機體狀若靜止。（案）謂如土石之類。其移變也。）或經過平均機能之移變一階級（原注云。如太陽系統。）以死亡爲構成進化之具（案）此義至近儒頡德更大昌明之。

（十三）一曰解散也解散者進化之反對的變象而亦各集合體受其四圍不平衡諸力之强加於是其本質所含之力其運動或漸趨於急激故恒不免有消散之患而此患也有機的物體所受常速無機的物體所受常徐如彼太陽系統及星雲自無始以來徐徐而進化亦將於億劫以後徐徐而解散至是而變化之圓圈乃完

（十四）進化解散循環之理其在小集合體則以短期之間而得完結其散在空中之大集合體則以吾人思議不及之長期間而得完結吾人所可見之普通交代因夫一局部之狀況而或起於彼或滅於此耳

（十五）此等現象凡屬物類無論至洪以及至纖其質與力之變遷必歸結於此一定之結果但質力兩者分布於太空常無增亦無減

論著門　十四

（十六）變化云者。特吾人所得知覺之現象如是耳。若其本相則曾無所變而永存。續本相者超絕於人類識想之外。就空間言之則無垠域。自時間言之則無始終。是之謂不思議。匪惟不思議。抑亦不可思議也。

此十六條界說。其語雖簡。而天下大理。具於是矣。若欲發揮其奧窔乎。則以鄙人之愚謭。雖索解尚且未遑。而安敢更贅一辭也。若所譯能得原意十之六七。毋至汚點先生而爲通儒笑。則榮幸莫大焉矣。

抑先生之哲學。進化論哲學也。故吾於進化論與先生之關係。不能不更贅一言。世人之視進化論。若與達爾文爲同一物者然。故進化主義。Evolutionism 亦名達爾文主義。Darwinism 此泰西各國之通稱也。雖然。進化論實不始於達爾文。當達氏「種源論」一書未出世之前一年。其友和理士已發明此義。參觀本報第三號達氏學說。而達和二氏。皆於初時未敢自信。及讀瑪爾梭士之人口論。參觀本報生計學沿革小史。而例證始瞭。故「生存競爭」一大例。實瑪氏始發之也。近儒又謂進化論爲二千五百年前希臘學者所已道。嚴譯天演論案語中。述之頗詳。而達氏之所以獨秀於各家者。則不徒明物競之義。而更發天擇之理也。若夫斯賓塞與達爾文之關係。則更有當深考

者。達氏之進化主義。雖懷於胸中者二十年。其公之於世。則自一八五九年種源論出版始也。而斯賓塞則前此數年。其所論著。言進化者已屢見不一見矣。達氏之言進化則自宇宙萬物無論無機者有機者特別有機體之物象以立案斯氏之言進化則僅就有機者（指社會國家等）無一不鎔而納之於一爐而「適者生存」一語又斯氏之所特創也然則先生之非勦襲達氏明矣先生於所著「哲學原理」第四版序中論述如此。殽今並紀之。

先生之學十九世紀之產物也非在科學大發明之後而先生之學派必不得出現先生之學又英國民族之產物也非在進取與保守兩主義相諧和之國而先生之學派必不得出現先生於所著「羣學肄言」有云。猶憶數月前。倫敦泰晤時報新機甚惡。吾以爲是機亦羣中之一結果也。問何以不出於餘洲他國而獨見於英。（中略）夫制作之巧。若不可階。亦踵事增成。有爲之前。乃爲之後。非若佛國樓指遂見者也。（中略）是故以瓦特則機爲羣中之一果。則極所由來之玅。脫腕難且之習。而轉爲憂深慮遠自由望進之風。夫豈

心能甚簡慮機甚淺者所能達也哉。」參觀嚴譯原書智絯第六於戲讀先生書者亦作一瓦特印機觀焉斯得之矣

先生以天演言羣治極言天下無不果之因亦無不因之果故急激之破壞非先生所贊也破壞舊痼曷爲不贊先生以爲是固終不得破壞也破於此而復現於彼壞其一而復造其二三也故嘗論曰「法蘭西自革命以還於今盖三世矣才智之士仁慈之君咸欲以一旦夕之所爲轉其國於盛治卒之徒變於政未變於羣害塞於此弊形於彼擇禍則可除孽不能此洶洶言治者所宜取爲殷鑒也夫法由君權而轉爲民主固也乃彈指之頃國權又有所專歸其霸氣且以彌旺予爲天王無敢越志一也苟可張君豈恤壓力又一也所異者特徽章名號耳於民何加焉（中略）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而分省幕府之治自若善夫巴士基之言曰帝制可廢立憲可更而幕府常無恙故知一羣之立衆力所匯萬勢所趨薈萃相扶成茲一體雖部分臠割而與之同物者旋長旋生」亦見嚴譯羣學肄言讀此而先生之用意從可識矣先生非欲沮人銳厲進取之氣也顧以爲欲求無因之果者妄也殆必不可得不可得乃復返而求諸他途其遲進步之

機。固已。多矣。故物種日變而日進。今之人即昔之猿。昔之猿即前昔之螺蛤。然欲由螺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不可得也。欲由螺蛤而忽爲人。尤不可得也。然則其塗安從。先生曰。「造一因於此。將祈其近效有不必於文明不可得也。今之文明即昔之半開。昔之半開即前昔之野蠻。而欲由野蠻半開不十五年。而日變。蛤而忽爲人。不可得也。羣治亦日變。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螺蛤。而忽爲人。即昔之猿。昔之猿即前昔之螺蛤。然欲由螺蛤而忽爲人。即昔之猿。昔之猿即前昔之野蠻。而欲由野蠻半開不十五年。而日變。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不可得也。羣治亦日變。而忽爲螺蛤。由螺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即昔之螺蛤。然欲由螺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不可得也。羣治亦日變。而忽爲螺蛤。由螺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即昔之猿。昔之猿即前昔之螺蛤。然欲由螺蛤而忽爲人。即昔之猿。昔之猿即前昔之野蠻。而欲由野蠻半開不十五年。而日變。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不可得也。羣治亦日變。而忽爲螺蛤。由螺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即

扇之。棄在他。日安知不又爲和璧之珍耶。嗚呼。先生亦可以瞑矣。

先生生平。淡嗜欲。避榮利。翛然有出塵之姿。學者每一親炙。如時雨化。本國及外國諸大學。屢以名譽學位相贈。先生悉謝之。無爵位。無名號。泊如也。先生勤儉貯蓄。然所蓄專以供出版之用。以貢獻於世界。沒齒未嘗有私財。先生終身不娶。晚年館於其門弟子阿爾靈博士之家。終焉。

先生所著會通哲學十巨帙。德國法國俄國皆已全部翻譯。其餘如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波蘭、荷蘭、瑞典、希臘、日本諸國。亦各以其國語擇重要之部分譯出。日本人自言、學肄言之上半卷。出版後未及半歲而先生逝。

中國尋常學者之知先生。不過自十年以來。先生所著書。其由原文直接譯出者。惟羣斯賓塞先生逝十九世紀學界一代表人之精神不隨彼世紀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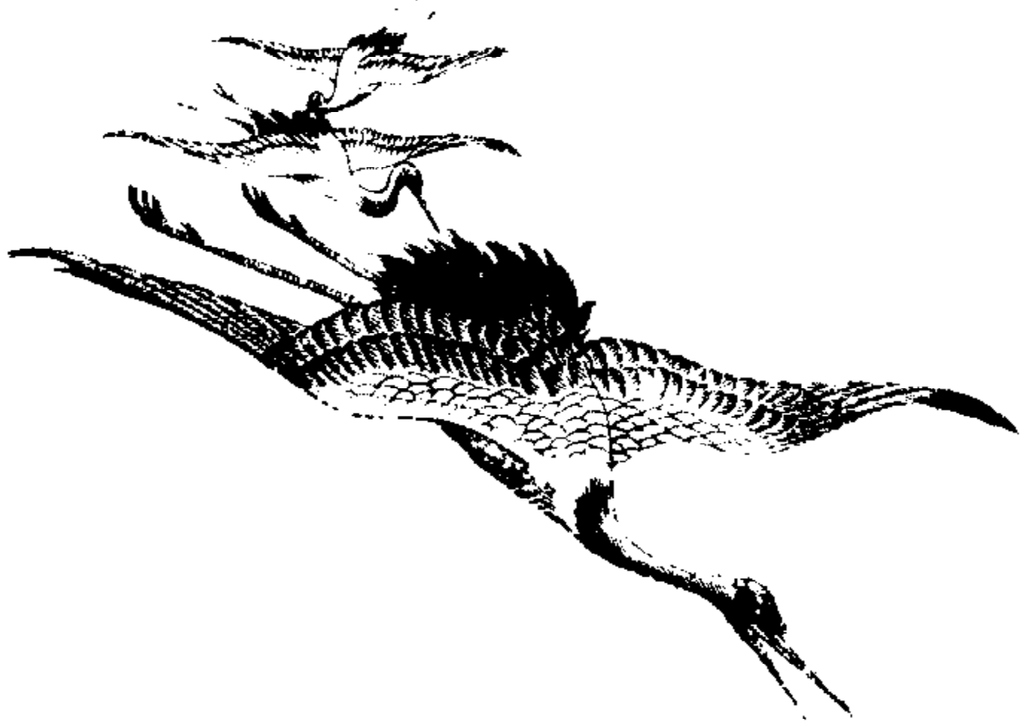
嗚呼。八十有三云。

先生以西歷一千九百三年十二月八日。即華歷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逝。得年

斯賓塞先生計電之東來也。新民社主人。謀述其學說。著之叢報中。以志哀悼而表紀念。以不佞好讀先生書。屬從事焉。不佞踧踖曰。某於先生之學。未窺涯涘。況所受又東國之稗販也。刻畫無鹽。夫吾豈敢。若不獲已。試爲草一小傳焉。既緡諸東籍東報。其傳文率簡短。無一可當吾意以爲取材者。勉就藤井氏所譯綜合哲學原理、松島氏所譯社會平權論、乘竹氏所譯社會學之原理、嚴氏所譯之羣學肄言、等書。東塗西抹。撏撦以成此篇。其能免於謗佛之罪者幾希。大雅君子。恕而教之。幸甚。

癸卯十一月先生沒後之二十有九日著者識

論著門



二十

傳記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中國之新民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即瑪利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

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爲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爲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當倍蓰焉。年十歲。即能日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曲刺。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游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爲布爾特奇之英雄傳（案布爾特奇生於西歷紀元後四五十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臘羅馬之大軍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臘人一羅馬人兩兩比較。故共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近世偉人。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當讀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母到教堂祈禱。必手此書倫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則擁塗飲汚。父母詫之。而不能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悉殤天。故夫人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邃。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游戲衍衍。於飲食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

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膚寸田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牖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爲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爲社會腐敗之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

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爲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爲道理所否。

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布爾特奇英雄傳省稱布爾特奇泰西學界之常語也）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竊睨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然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爲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即位也彼以爲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袒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性質且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衆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爲快也望之無可望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肫肫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謂爲

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即孑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爲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爲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己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

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譆譆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烟。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爲。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

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即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距躍忽起。以爲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爲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爲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

六

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夙無夜。自携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爲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於是夫相携。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爲志士之公會塲。友人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紹介。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囓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袞袞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炯炯。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囓。眼屢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牟之亭毒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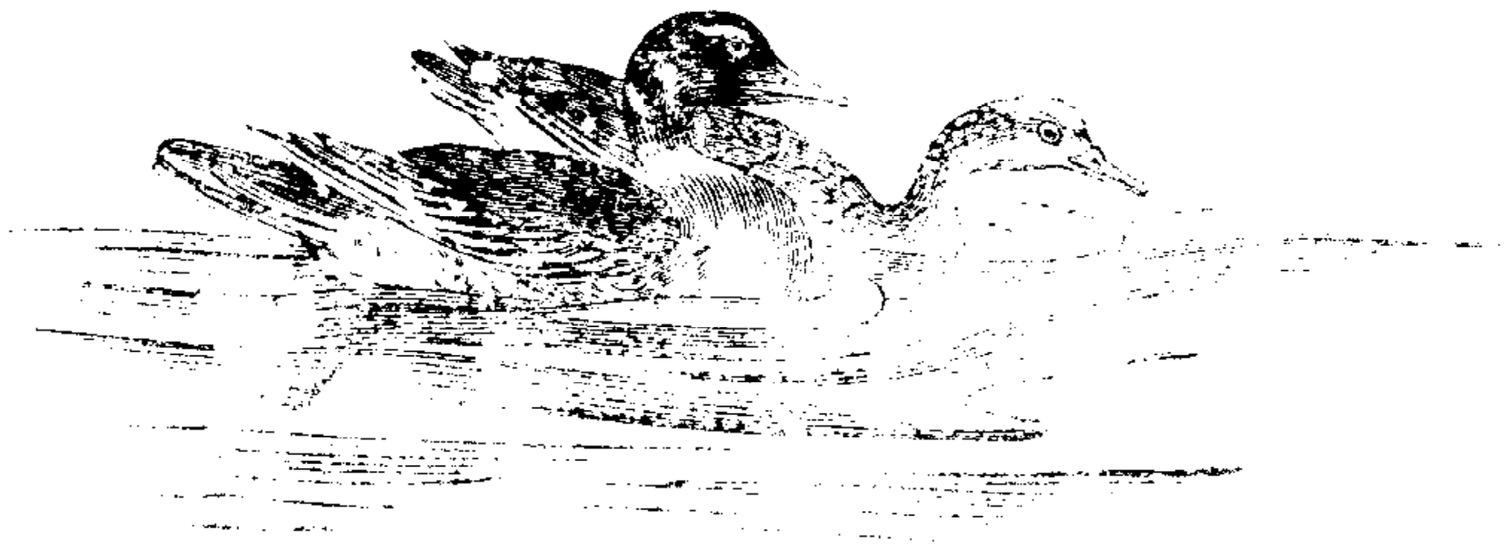
此七月間。既徧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乎。按士西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心醉共和政治故故往復書簡常以希臘羅馬共和時代之名人相呼盍投卿之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夫人以爲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撒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衆。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

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其占坐席

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諸輩。皆此派之錚錚者也。三曰狄郎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郎的士之地選出。故有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烈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爲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

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一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驚。

（未完）



傳記

近世第一女傑

羅蘭夫人傳

（續第十七號）

中國之新民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爲將傾之路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盛。其家常爲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秘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爲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爲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

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

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半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譽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爲狄郎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爲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愎不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厥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郎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已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已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寧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爲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噬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的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蹠之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力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蹴踏眞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岳黨之首領而行政

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與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郎的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闇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毫感無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應接室。領袖黨僚會集。當先期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

迂實。呼。革友爲彼黨。而足爲士羅會

於可。痛。今人無法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

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

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憐國民。嗚

呼。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汚點。革命。可憐志高行潔而

迂實。呼。革友爲彼黨。而足爲士羅會

於可。痛。今人無法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

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

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憐國民。嗚

呼。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汚點。革命。可憐志高行潔而

迂實。呼。革友爲彼黨。而足爲士羅會

於可。痛。今人無法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

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

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憐國民。嗚

呼。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汚點。革命。可憐志高行潔而

迂實。呼。革友爲彼黨。而足爲士羅會

於可。痛。今人無法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

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

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憐國民。嗚

呼。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汚點。革命。可憐志高行潔而

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當相語曰。『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尚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爲議院所唾罵。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搆誣衊。以陷羅蘭夫人於死刑。實狄郎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乘、勢、蹴、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郎的士派爲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

其明日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遏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頹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誦

謨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郎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欷歔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何圖厝尚未煖。忽復有兩警吏躡跡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

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嘆。妾之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嘆。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天撼地。斷頭機厭人之血。布樗河塞

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爲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富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即狄郎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鞫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爲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己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爲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謝之。明日爲最後公判之日。夫人著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褐之髮。垂波之肩。澄碧之

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証。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眞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

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即正人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眞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爲與古來爲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爲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

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爲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尙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劊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如此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箇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爲歷史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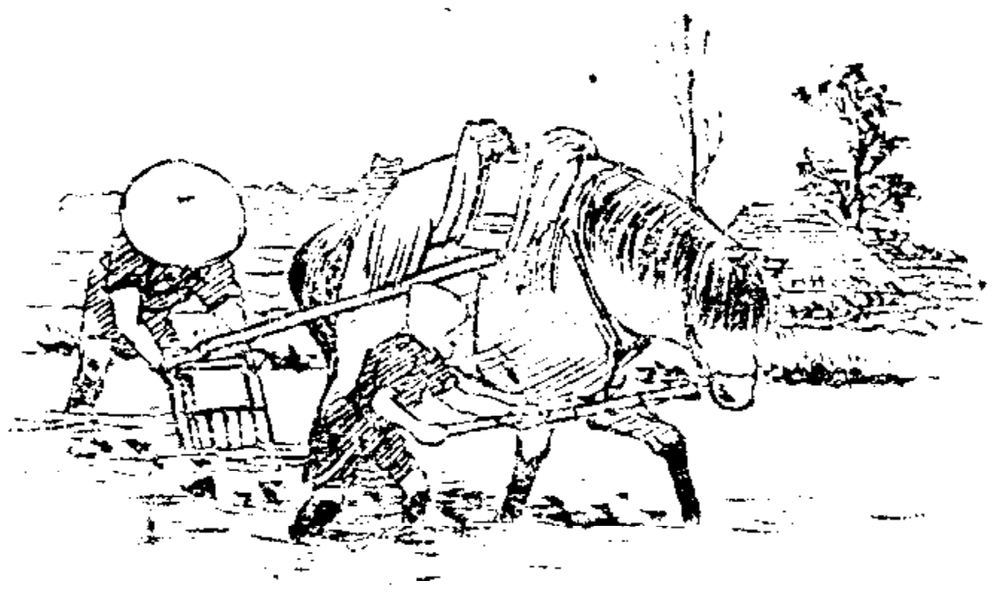
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郎的士黨名士布列梭長而死者後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白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舞忽焉而懼忽焉而怨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自古來今未嘗有焉者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且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士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爲人類新紀元之一記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者乃在一區區纖纖之弱女子吾壹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郎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國且能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爲必有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即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無

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爲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之有額白查白女皇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也）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僞改革相類也（參觀本號論說）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逃而被獲獲而被弒相類也革命後改爲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汚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爲之股慄爲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平和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條頓民族之自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驟强。不獨英法兩國爲然也。荷蘭與比利時。同居奈渣蘭半島。同經三十七年戰爭之亂。而荷蘭人於戰後。民生日優。國運日强。比利時則彫落無復舊觀。日耳曼與意大利。同在南歐。其建國情形亦相類。而德國今爲世界第一等强國。意國則蕭然不能有所進。皆條頓拉丁兩族得失之林也。）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壞平和時代則其民氣惰而國以敝

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囂而國以危孔子曰爲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脉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已進一人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捍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敝破壞亦敝此孔明所以有「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猶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可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義矣使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來軫方濟歐洲中原之日此所以擾攘亘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

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彌縫掩飾朘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徧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者持進取主義者當念民氣之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鄽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二三志士行潔憂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比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荊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哀鄙言



十四